

## 中文摘要

时至清代，代表有清一代学风的考据学渐起，为了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为了给科学研究提供方便，各史艺文志的考证和补撰工作空前兴盛。范晔《后汉书》本无志，补入范书的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中亦无艺文志，所以清人纷纷补撰。为《后汉书》补艺文志者共有八家，见存者有钱大昭、侯康、顾櫰三、姚振宗、曾朴五家。五家补志水平高下不一，本文主要采取总体论述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重点在解读文本，综合考论五家补志的优劣，从中抽绎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认知结论，进一步展现后汉学术、文化发展概况，梳理后汉学术发展脉络。

论文前言主要交代本课题的研究意义及研究方法。

论文第一部分主要是清代补史志目录概述。主要论述补史志目录兴起的原因及发展过程和取得的成就。

论文第二部分主要论述清代补后汉艺文志的概况。分为见于记载未见其书和现存五家补志之作两部分。

论文第三部分是主体部分，对五家补志的优劣作综合考论，主要从收书是否全面、准确，类目设置是否精当，归类是否妥当三方面进行论述。

论文第四部分也是论文重点部分，针对五家补志著录项目的内容进行分析，重点分析五家的考证。

论文第五部分概括介绍五家补后汉艺文志的学术价值，从反映后汉文化发展和学术发展两方面分析。

论文第六部分是结语，总结五家补志的高下优劣和研究意义，对进一步研究补史艺文志有所助益。

**关键词：**史志目录 五家补后汉艺文志 考论 学术价值

## ABSTRACT

To the Qing Dynasty, Textology, which representative Qing Dynasty's style of study, gradually rise. In order to collate the ancient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 facilitate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textual research and complement on Art and Literature Catalogue Records in history of books came to unprecedented prosperity. "Houhanshu" of Fan Ye hadn't Catalogue Records in the first , and the eight Catalogue Records which complement from Sima Biao's Xuhanshu also didn't include The Art and Literature Catalogue Records, so the scholar in Qing Dynasty wrote it for complement in succession. There are fill a total of eight, and there were five writer's book can see, they were Qian Dazhao, Hou Kang, Gu Huaisan, Yao Zhenzong, Zeng Pu. The level of these five works are different. This article mainly take the methods of overall discourse combine with compared analysis, and this article emphasis on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 compar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five complementary writer, then pumped out the cognitive conclusions which have the universal significance, and further demonstrated the develop venation of academic and culture in Han Dynasty.

The introduction mainly study the significance and method of this research.

The part one of the article is the summary of Qing Dynasty complementary directory of catalogue records in history books, mainly discuss the cause of the rise of Qing Dynasty complementary directory of catalogue records in history books,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achievement of it.

Part two of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situation of Qing Dynasty's complementary art and literature directory in Houhanshu. It's from two sides that seeing in the records but missed they books and the five kinds complementary directory which are existing.

The part three is the main part of the article, it's the comprehensive textual research on five kinds complementary directory of catalogue records in Post-Han history, discuss from three sides that whether the collection of books is comprehensive, whether

Category settings are accurate and whether the classify is proper.

Part four is also important part of the article, it's research on the bibliography of the five kinds complementary directory of catalogue records in Houhanshu, mainly research on their textual research..

Part five summarized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e five complementary directory of catalogue records in Houhanshu, from the two sides that Reflect the culture development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Houhan.

The last part is the epilogue, summary the better or worse of the five complementary directory and show the signification of the research.

**Key words:** catalogue records in history books    the five complementary directory of catalogue records in Houhanshu    textual research    academic value

##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刘克东 日期：2009.4.22

## 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授权的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东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或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山东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 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论文作者签名：刘克东 导师签名：王秉峰 日期：2009.4.22

## 前 言

目录之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肇始于汉，延袤至今，在学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受到了历代学者的特殊重视，被认为是治学门径、书海的向导、“学中第一紧要事”。我国的古典目录有三大体例，即官修目录、私著目录和史志目录。这三种体例的目录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相辅相成，交相辉映，为祖国灿烂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史艺文志亦有称“经籍志”，是正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专记图书文献，它以纵贯古今绵绵不绝的基本特色构成了史志目录的主流，对考察学术思想的渊源与流变，古代典籍的类别与存亡发挥着巨大作用，在整个目录学史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二十五史中有艺文志或经籍志的只有七部：《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其它十八史艺文志的阙如，使我国文化典籍失去了系统完整的记录。时至清代，代表有清一代学风的考据学渐起，为了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为了给科学研究提供方便，各史艺文志的考证和补撰工作空前兴盛。补志的产生，不仅填补了各史艺文志的空缺，而且还使一些原有的正史艺文志得到补充和完善，提高了参考价值。所以补正史艺文志和正史艺文志一样，都具有反映一代学术文化概况，提供书目参考资料的作用，是研究我国古代学术文化所必备的重要史料和工具，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正史七志和白清至今的多种补志，基本上构成了我国两千年来系统完整的典籍目录，对于我们探测各个时代学术的兴起和发展状况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汉代又是经学大昌的时代，研究补后汉艺文志对重现后汉著述总貌，探究两汉学术发展脉络具有重要意义。

民国以来，许多目录学研究者如梁启超、姚名达、王重民、来新夏等对正史艺文志补撰工作有所论述，是我们对此问题进一步拓深研究的基础。本文主要采取总体论述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重点在解读文本，综合比较五家补志的优劣，从中抽绎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认知结论，进一步展现后汉学术、文化发展概况，梳理后汉学术发展脉络。对五家补志异同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目录学方面，重点在于将其放在清代、汉代这个大的学术背景下，离析出各家补志所体现出的不同的学术史观及学术思想，以期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目的。同时也是填补补后汉艺文志研究的一个学术空白，对进一步研究补史艺文志有所助益。

## 一 清代补史志目录概述

### (一) 清代补史志目录兴起的原因

#### 1. 清代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制度是补志工作兴起的客观条件

清王朝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发展，使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在总体衰退之中获得了平稳发展，社会的长期稳定，促进了全面总结中国古典文化时代的到来。这一时期的学者大都有一种从整体上把握和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意向。目录学家也不例外，这一点在他们的书目著作中表现的十分突出。清代的书目，无论是官修书目、史志书目还是私家书目都显示出一种总结前代，开启后来的特色。而正史中艺文志的阙如和当时全面总结古典文化的需求形成了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正史艺文志的补撰就显得尤为重要。

文化制度上，清政府采取残酷镇压和怀柔相结合的政策。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实行高压恐怖政策，众多的学者、文人迫于清廷的高压政策，不敢触及现代史、近代史的研究，只有埋首故纸堆里，进行上古历史的研究。另一方面清廷编修《四库全书》收买笼络了一大部分知识分子，鼓励他们进行繁琐的辑佚、考证、校勘。这些在客观上整理了我国的文化遗产，而补史艺文志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 2. 断代艺文志的变革直接引发补志工作的兴起

汉、隋、唐、宋四朝五部正史经籍、艺文志，均根据当代政府藏书目录编纂，以记一代藏书之盛。班固删改《七略》而成《汉书·艺文志》，以记西汉一代藏书；《隋书·经籍志》反映了南朝和隋的图书流传面貌；《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衔接起来，也大抵能反映唐代藏书；《宋史·艺文志》虽“咸淳以后多缺”，但其体例没有变化。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重开明史馆，编修《明史·艺文志》，如仍旧例，应录明代藏书，兼收《宋史·艺文志》所缺及辽、金、元三代藏书。但终明一代没有一部象样的官修目录可凭据，更重要的是图书发展的实际情况，使史志目录不得不采用新的编纂方法。明代文化教育和科学比前代有了更迅速、更广泛的发展，刻书事业发达，宋、辽、金、元各朝之书均有刊行，积累

了极其复杂繁多的书籍。若《明史·艺文志》仍记当代藏书，势必使《明史》失去平衡，有损于断代史的结构、体例。<sup>①</sup>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书志》中也说：“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频互出，何异以水济水，谁能饮之者乎？”<sup>②</sup>《明史·艺文志》创仅记有明一代著作之新法，既符合于正史的断限，也是历史客观发展的必然。《明史·艺文志》这一做法得以实现则赖以黄虞稷，今本《明史·艺文志》就是依黄虞稷的《明史·艺文志稿》改编成的。康熙十九年，黄虞稷被荐准入明史馆，承修《明史·艺文志》，根据自己的《千顷堂书目》在《明史·艺文志稿》主要著录明代人的著作，同时补充了宋末、辽、金、元的著述。倪灿《明史·艺文志》序恰如其分的说明了黄虞稷改制的原因、著录范围和方法。序云：“前代史志皆录古今之书，以其中秘所藏，著一代之所有。今文渊之目既不可凭，且其书仅及元季，三百年作者缺焉，此亦未足称纪载也。故特更其例，去前代之陈遍，纪一朝之著述。”“诸书既非官所簿录，多采之私家，故卷帙或有不详。要欲使名卿大夫之崇论闳议，文儒学士之勤志苦心，虽不克尽见其书，而得窥标目，以著一代之盛云尔”“《元史》既无艺文志，《宋志》咸淳以后多缺，今并取二季以补其后，而附以辽、金之仅存者，萃为一编，列之四部，用传来兹”。<sup>③</sup>黄氏这一做法，其功用正如《隋志》补充六朝、《新唐书》补充开元后相同，将四朝艺文志以“附”和断代的形式补附四部各类之后，达到了补四史艺文志之缺漏的目的，开有清一代补正史艺文志之风气。

### 3. 清代考据学风的兴盛，辑佚之学大兴促进了补志工作的兴起

有清一代学风，以考据学为最盛，清代考据学是对宋明理学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的否定，自清初开端至乾嘉大盛。其优点在于考据要博览贯通，立论、驳论要以丰富的材料作佐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故客观而可信。学者们主张文字简朴，反对空泛的议论及浮词丽句，这种博赡和综核的要求对正史艺文志产生了更高的要求，希望正史艺文志能提供更多的考证资料的线索，能发挥更加有效的学术工具的作用。同时，考据学风大兴，学者们对历代重要文献进行了一系列的考证、辨伪工作，使后人对古典文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有了比较明确的了解，为

① 焦竑采用通史艺文志作法纂修的《国史经籍志》和傅维麟采用记藏书的传统作法纂修的《明书经籍志》，均告失败。

② 唐刘知几《史通》，黄寿成校点，《新世纪万有文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16页。

③ 倪灿、卢文弨《宋史艺文志补》卷首，《二十五史补编》第六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8015页。

正史艺文志补撰工作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考证方法成为进一步完善正史艺文志，进行艺文志补撰的有效方法。

清初，辑佚之学大兴，汉学大师惠栋首先搜集古经、古注，成《九经古义》十六卷，其弟子余萧客辑《古经解钩沉》三十卷。《四库全书》的前期工作主要是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古书，共裒辑佚书达三百七十五种，四千九百二十六卷，开官府辑佚的先河，对清代辑佚工作影响很大。辑佚学风的大兴，促进了补史艺文志的进行，前期的补志大都采用此法，如钱大昭的《补续汉书艺文志》就是“取蔚宗本史所载，或存于当代文献，或自古书引入，以及著录于别史和藏书家所收录的，辑为此志”。<sup>①</sup>正史艺文志作为辑佚的指南，随着辑佚工作范围的扩大和深入，原有的正史艺文志难以适应辑佚的需要，正史艺文志补撰就显得十分必要。<sup>②</sup>

#### 4. 明末清初，私人藏书丰富，为正史艺文志补撰创造了坚实而雄厚的物质基础

明末，私家藏书楼开始大量涌现，如范钦的天一阁、毛晋的汲古阁。清初，藏书事业更是盛极一时，政府藏书也得到重视和发展。丰富的藏书为正式艺文志补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此外，藏书家们往往把正史艺文志作为访书、校书的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正史艺文志补撰的产生和发展。王余光撰文指出“清以来从事史志书目补辑工作的主要是江浙两地的学者，这与江浙藏书之盛是有密切联系的。江苏 23 个作者中，藏书家达 15 人；浙江 14 人中，藏书家达 10 人。可见私人藏书家为史志书目补辑的主力军”。<sup>③</sup>

#### 5. 补志是历史学与目录学发展到清代的必然产物

补撰工作实有渊源，清代以前学者就已经开始了对正史中“表”、“志”的补撰工作。据现存之书，以宋钱文子的《补汉兵志》为最早。《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二“《补汉兵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文子以汉承三代之后，去古未远，犹有寓兵于农之意，而班史无志。因摭其本纪、列传及诸志之中载及兵制者，裒而编之，附以考证论断，以成此书。”<sup>④</sup>这种体裁为后来的补正史艺文志者所沿用。清代史学极为发达，学者多“以经学考证之法，移以治史”，史学家或专治于考证典章制度风俗；或专治考证史迹，订讹正谬；或专治表志；还有于古代别史、杂

① 邵晋涵《补续汉书艺文志》序，《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095页。

② 参李永忠《正史艺文志补撰初探》一文的相关表述，《文献》，1996年第2期。

③ 王余光《清以来史志书目补辑研究》，《图书馆学研究》，2002年第3期。

④ 清水路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二，《四部精要》第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第404页。

史的考证笺注尤为用力。学者们致力于正史的注释、考证、补修工作，与补志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清初著名学者徐炯所作的《补五代史记艺文考》三卷，就是在对欧阳修《新五代史》注释、补充过程中直接产生的。梁启超对此书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此体在乾嘉后各补志固所习用，清初作者尚以此书为创例也。”<sup>①</sup>

## （二）清代补史志目录的过程及成就述略

补史艺文志工作自雍正年间兴起以来，一直延续到清代灭亡，乃至民国初期，历时近百年，纵观这一历史过程，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形成阶段（康熙至嘉庆初年）、发展阶段（嘉庆至道光年间）、鼎盛阶段（咸丰至宣统年间）。

### 1. 康熙至乾隆年间为补志工作的形成时期

第一部补正史艺文志是清徐炯所撰的《补五代史记艺文考》三卷。此志完成于康熙四十七年（1790年）。黄虞稷《明史·艺文志稿》中附补的四朝艺文，然而在雍正元年（1723）王鸿绪呈进的《明史稿》、乾隆四年（1739）张廷玉完成的《明史》中，这部分内容被删削一尽，但他的补志思想影响了后来学者，于是学者们相继采用别的办法，单独刊行使之得以流传；或在黄氏《明史·艺文志稿》的影响下，别辑辽、金、元三史艺文，以补三史之未备。其中又有三种不同的情况。<sup>②</sup>一是在断代的综合补史著作中，吸收黄氏《明史·艺文志稿》的有关部分，使之成为所补的内容之一。有杭世骏的《金史补阙》、厉鹗的《辽史拾遗》、杨复吉的《辽史拾遗补》三家。杭世骏《金史补阙》中有《金史艺文志补阙》一卷；厉鹗《辽史拾遗》中有《补经籍志》一卷；杨复吉《辽史拾遗补》中有《补经籍志》三卷。三家虽都不是单纯的补史艺文志之作，但艺文志在各家书中皆独立成卷，已是独立的补志之作。二是将黄补的内容增补后独立别行。先有吴騫的《四朝经籍志》，继之有张锦云的《元史艺文志补》，卢文弨的《宋史艺文志补》、《补辽金元史艺文志》各一卷，钱大昕的《元史艺文志》四卷。三是在黄补范围内的别辑工作，即金门诏的《补三史艺文志》。这一阶段艺文志的补撰其范围多限于宋末、辽、金、元人著述，补志数量不多，内容也多是移录黄氏《明史·艺文志稿》中

<sup>①</sup> 梁启超《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官录及史志》，《饮冰室合集》专集之87，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sup>②</sup> 参曹书杰《清代补史艺文志述评》，载《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

附补的四史艺文，虽有一定增益，但比例不大。从补撰方法上看，除了继承以往目录学的方法外，过多地注重史书的补辑工作，很少涉及到考证。如钱大昭的《补续汉书艺文志》就主要是依据范曄的《后汉书》所载以及古书、别史与藏书家所录东汉一代著述辑佚而成的，他的补撰的重点就在辑佚方面，仅记书名、卷数、作者等内容，于考证所做的工作并不多。主要原因在于：当时考证学刚刚兴起，即使有一定的考证方面的成果，也来不及应用于补志工作中，所以这一阶段的史学家们就没有充分利用当时已有的考证方面的成果从而对所辑佚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十余种补正史艺文志中，只有徐炯的《补五代史记艺文考》对所补文献的根据略加考证。此外，从艺文志的体例上看，著录项目也不齐全，只有少部分补正史艺文志注明材料出处，图书存佚情况的说明也不甚详细。大部分补志采用小注，对所著录文献的书名、作者、卷数等加以简明扼要的说明和揭示，分类体系大多参照《隋书·经籍志》的四部分类法。

## 2. 嘉庆至道光年间为补志工作的发展时期

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二卷（一作一卷）的产生是补志工作由形成到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还有己佚的劳颍《订补续汉书艺文志》、洪飴孙《补后汉书艺文志》。这些补志的产生影响极大，首拓补志范围，使补志超出了辽、金、元三史的范围，给补史艺文志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使后人认识到凡是没有艺文志的正史都可以通过补撰达到重建一代艺文的目的。二是辑考体补志的产生，代表是道光中侯康的《补后汉书艺文志》、《补三国艺文志》，顾櫰三的《补后汉书艺文志》。清代补史艺文志的发展时期，从钱大昭的《补续汉书艺文志》到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大约经历了五十余年的时间。这一时期的补志工作的主要特点：一是补志范围突破了宋、辽、金、元四史的界限，拓宽了补志范围，但除了顾氏《补五代史艺文志》外，其余皆未脱离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限界，补志范围仍有一定局限性。二是出现了辑考体补志之作。如侯康的《补后汉书艺文志》和《补三国艺文志》，这两部书虽皆是未成之作，但他在其中却运用了乾嘉经史考订的成就，把关于考史、注史、校史以及古佚书辑本和辑本的序跋都纳入他的辑考体提要之中，提高了补志著作的参考价值，为后人研究这两代艺文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同时也为补史艺文志的深入发展开创了新的途径。顾櫰三的《补后汉书艺文

志》也运用了乾嘉以来经史考订的成果，在他著录的每一部书之后，以辑考体的方式对作者的生平和书的内容均做了考证，有的书目在资料的搜集上还超过了侯康，比侯康辑录的内容更加详尽。这些补志工作标志着清代补修史志的活动正向高潮发展，对鸦片战争以后晚清的补志影响巨大：一是启发人们，凡史书无艺文志者皆可为之补撰；二是辑考体补志有重大参考价值和社会影响。<sup>①</sup>虽然这时期的补史艺文志开始采用了辑考的方法补志并提高了补史艺文志的参考价值，但这种提要撰写方式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运用，此外这一阶段的补史艺文志在辑佚和考证方面，还是偏重于辑佚，往往是重在把一书的佚文罗列在每书的书目中，使补志书目成为了一部辑本丛书。

### 3. 咸丰至宣统年间为补志工作的鼎盛阶段

正史艺文志补撰在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光绪年间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主要是补撰者运用乾嘉学者辑佚和考证的成果和方法，把正史艺文志补撰推上了高峰。一是补志数量骤增。据统计，从雍正九年至道光二十五年间，补志之作合计为十五种，而晚清六十余年（1847—1911）的时间，补志之作达二十四种之多。二是补志的范围扩大，除补正史缺艺文志者；还包括对原已有艺文志的几种史志另撰新志，如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朱文藻《宋史·艺文志》；还有对诸正史艺文志作注释、考证者，如姚振宗之《汉书艺文志拾补》六卷，《汉书艺文志条理》八卷，姚明辉《汉书艺文志注解》七卷，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五十二卷，罗振玉《新唐书艺文志考证》四卷。三是从分类体系上看，这一阶段虽然仍然以四部分类为主，但已不再囿于此而有所突破。姚振宗的《汉书艺文志拾补》不用四部而以“六略”分类，其体例也依《汉书艺文志》；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亦不用四部，而以“七志”分类；缪荃孙的《辽史艺文志》则分小学、译语、实录……释道、别集等十四类。三是从补正史艺文志的体例上看，这一阶段的补正史艺文志著录项目比较齐全、准确和一致，尤其是能够注明所辑材料的出处及文献的存佚情况。大部分补正史艺文志采用辑考体提要，对文献的题名、卷数、责任者、内容、价值及影响等情况予以较充分的揭示，对一些各种材料记载相左的文献则加案语详为考证并陈述己见，皆十分重视对学术源流和目录学史

<sup>①</sup> 参曹书杰《清代补史艺文志述评》，载《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

的阐释，从而大大提高了补志的学术水平及参考价值。在这一阶段所有的对艺文志进行补撰的目录著作中，于辑佚和考证做的最为详尽的应该算是姚振宗了，姚振宗是“清代能熔铸各种相关学科于一炉而终身致力于编撰目录学著作的学者。”他在《隋书经籍志考证》叙录中就提出了“目录之学，固贵乎有所考证”<sup>①</sup>的观点，他认为“考证之学，至无穷尽，识大识小，或得或失，各就其心目所致。”在具体的编撰过程中，他也大量运用了辑佚考证的成果，其所撰写的补志著作体例均十分完整，每一书后或附有作者简介，书籍的内容、存佚、流传及自己的考证，或加按语，用来说明原志的部次条例、征引取裁原委、注释诸家考辨及阐述自己的见解等，力图使一书的本来面貌大概可见。<sup>②</sup>

---

①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叙录，《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55年。

② 参酌谢芦青、吴鹏程《补史艺文志述略》相关论述，载《黑龙江图书馆》，1989年第6期。

## 二 清代补后汉艺文志概况

范曄《后汉书》无志，刘昭作注时以司马彪《续汉书》之志补之，而彪《志》亦阙艺文。为《后汉书》作《艺文志》的，据严可均《全后汉文编》：“按《蔡邕传》，邕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案文有《律历意》、《礼意》、《乐意》、《郊祀意》、《天文意》、《朝会意》、《车服意》、《五行意》、仅有八意。其余二意无考，盖《地理》、《艺文》也。”是邕曾作《艺文志》，其稿大约毁于董卓、李傕、郭汜之乱。不曰志而曰意，为避桓帝讳。（汉赵戒字志伯，《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作意伯，同此。）阮孝绪《七录叙》有袁山松“《后汉艺文志》书若干卷（此下当有脱文），八十七家亡。”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载：“《后汉书》九十五卷，本一百卷，晋秘书监袁山松撰。《通志·校讎略》言有《艺文志》。”据此则袁山松亦作《艺文志》，但为其所作《后汉书》中的一种，仍不是补史性质。<sup>①</sup>

清儒补后汉艺文志工作自乾隆初年，已有厉鹗创其业，二百年来，继起着先后有钱大昭、洪飴孙、劳颍、侯康、顾懋三、姚振宗、曾朴等，共计八家。厉、洪、劳之书，今并未见。

### （一）见于记载，未见其书者。

#### 1. 厉鹗（1692—1752）《补后汉艺文志》

厉鹗字太鸿，号樊榭，浙江钱塘人。康熙举人，博学工词。乾隆初，召试博学鸿词不遇。性嗜书，尝馆于扬州马曰琯、小玲珑山馆及杭州汪氏振绮堂，肆意探讨，所见宋人集甚多，而又求之诗话、说部、山经、地志。著《宋诗纪事》百卷、《南宋院画录》八卷、《辽史拾遗》十卷。《辽史拾遗》卷十六为《补辽史经籍志》，辑录郑樵《通志·艺文略》、尤袤《遂初堂书目》等书目中辽人著述，凡四十一一种。厉氏还撰有《补后汉艺文志》、《玉台书史》一卷。其它著作有《秋林琴雅》六卷、《东城杂记》二卷、《湖船录》一卷、《樊榭山房集》二十卷。<sup>②</sup>文廷式

<sup>①</sup> 王欣夫《文献学讲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36页。

<sup>②</sup> 见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八五，列传第三七二，中华书局标点本，中华书局，1977年。

《补晋书艺文志》序称有此书，存佚待考。<sup>①</sup>

## 2. 洪怡孙（1773—1816）《补后汉书艺文志》（一卷）

洪怡孙字孟慈，阳湖人，洪亮吉之子。幼乘家学，沈敏好学。嘉庆三年举人，曾任湖北东湖县知县。博极群籍，闻见既恰，心力尤锐。二十一年，卒，年四十四。李兆洛求其遗书，得所撰《世本辑补》十卷、《三国职官表》三卷，《史目表》三卷、《昆陵艺文志》四卷、《青樾山人诗》十卷。又撰《汉书艺文志考证》、《隋书经籍志考证》，皆未成。<sup>②</sup>曾朴曰：“洪怡孙书据《授经堂书目》仅一卷。”<sup>③</sup>

## 3. 劳颍《订补续汉书艺文志》

劳颍字桃叔，清学者劳季言之从子。道光二十五年（1842）钱泰吉作《劳桃叔颍订补续汉书艺文志序》云：“其（劳季言）从子桃叔取可庐之书正定之，已有写本。大旨谓四部之名起于东晋，可庐（钱大昭）分四部当司马绍统（彪）时无此例也，改从前志分七略；可庐从《册府》载彭宣《易传》则上涉西汉，录孙炎《尔雅注》则下涉三国，有失断代之限，当从删除，其他不同可庐者，皆视可庐为精审”。<sup>④</sup>钱氏对是志评价云：“桃叔年少力学，又得季言昆弟博采诸书以佐之。此书成，次第三国两晋而下，缀辑其坠简，辨析其源流，博洽精密，当于深甯叟（王应麟）相颉颃，逢之（章宗源）亦不得专美于前矣！”从序言中，我们可知劳氏之作为改编或增删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而成，“其所著录书似未能比钱（大昭）加博”。<sup>⑤</sup>

以上三家补志，只见于记载，未见其书，详细情况无从知晓。

## （二）现存的五家补后汉艺文志

现存的五家补后汉艺文志著作为：钱大昭（1744—1813）《补续汉书艺文志》二卷（以下简称钱《志》），侯康（1798—1837）《补后汉书艺文志》四卷（以下简称侯《志》），顾櫰三（1785—？）《补后汉书艺文志》二十七卷（以下简称顾《志》），姚振宗（1842—1906）《后汉艺文志》四卷（以下简称姚《志》），曾朴（1872—1935）

① 梁启超《图书大辞典·籀录之部·官录及史志》，《饮冰室合集》专集第87，中华书局，1989，第7页。

② 见《清史列传》卷六九，中华书局，1987年。

③ 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自序《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448页。

④ 见钱泰吉《甘泉乡人稿（增补稿·年谱）》卷十六，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73年。

⑤ 梁启超《图书大辞典·籀录之部·官录及史志》，《饮冰室合集》专集第87，中华书局，1989年，第8页。

《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补一卷，考十卷）（以下简称曾《志》）。本论文所依据版本分别为：钱《志》为《二十五史补编》影印广雅书局刊本；侯《志》为《二十五史补编》影印《岭南遗书》本；顾《志》为《二十五史补编》影印蒋氏顺脩书屋排印《金陵丛书》本；姚《志》为《二十五史补编》影印《快阁师石山房稿本》；曾《志》为《二十五史补编》影印光绪乙未年刊本。

### 1. 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二卷

钱大昭（1744—1813）字晦之，一字竹庐，又号可庐。江苏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县人），钱大昕之胞弟。嘉庆元年举孝廉方正，赐六品服。其学浩博无涯涘，而思绪细密，精识，尤通史学。其兄钱大昕，淹贯经史，精校勘。钱大昭在治学道路上，多得益于钱大昕的帮助和指导，受其影响极深。钱大昭精小学，著《诗古训》十二卷、《尔雅释文补》三卷、《广雅疏义》二十卷、《说文统释》六十卷。“大昭于正史尤精两汉，尝谓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sup>①</sup>著有《两汉书辨疑》四十四卷、《三国志辨疑》三卷、《补续汉书艺文志》二卷（一作一卷）、《后汉书补表》八卷、《后汉郡国令长考》一卷。

《补续汉书艺文志》二卷，卷首有乾隆五十三年（1788）三月邵晋涵序。司马彪《续汉书》八志缺《艺文》，大昭以《两汉》、《三国辨疑》为根底，采范晔《后汉书》所载书之流传下来的，或古书、别史、藏书家所引证和著录者，广辑东汉一代著述，“欲以补彪（司马彪）之阙也”。<sup>②</sup>是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十六类。经部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论语类、孝经类、尔雅类、孟子类、经解类、毖纬类；史部分为国史类，典章类，刑法类；子部未细分类；集部分为文集类，别集类。共计著录图书三百八十一一种，三千多卷（篇）。书中体例均照《汉书·艺文志》样式，就汉代的藏书和著述情况，其补录的还算丰富。邵晋涵序谓“其于一代著述，固已搜采无遗，洋洋美备矣！”但“以后此侯氏、姚氏所补较之，殊览其简陋矣”。<sup>③</sup>其所收书上及西汉，下包三国，有时不免重复误收之弊，恐是未定稿也。在著述体例上，是志往往将撰者冠于书名之上，于书名下著录卷

① 见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中华书局标点本，中华书局，1977年。

② 梁启超《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官录及史志》，《饮冰室合集》专集第87，中华书局，1989年，第7页。

③ 梁启超《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官录及史志》，《饮冰室合集》专集第87，中华书局，1989年，第8页。

篇数、著者字号、籍贯、官职，间注简短考识之语。

钱《志》另有版本《积学斋丛书》本（作两卷），《广雅丛书》本，不分卷，《昭代丛书》一卷本（有壬寅沈懋德跋，无邵序），《史学丛书》本，《丛书集成》本。<sup>①</sup>《书目答问》曰：“已刊，有家刻本、《昭代丛书》壬集本、南陵徐乃昌积学斋本、广州局本。”<sup>②</sup>《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馆藏清道光十二年东武刘氏味经书屋刘雯抄本一册一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湖北省图书馆藏清抄本一卷，清杨守敬批。

## 2. 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四卷

侯康（1798—1837）字君谟，原名廷楷。广东番禺人。道光十五年举人。精研注疏，湛深经术，为经史考订之学。<sup>③</sup>据陈澧《二侯传》记载：侯氏“以隋以前古籍多亡，著书者湮没不彰，（拟）补撰后汉、三国、晋、宋、梁、齐、陈、魏、北齐、周十书艺文志而注之。《后汉》、《三国》成经、史、子三部，馀未成。”<sup>④</sup>于补志用力甚勤，贡献颇多。补《后汉书艺文志》四卷和《补三国艺文志》四卷<sup>⑤</sup>仅完成经、史、子三部，子部仅完成部分，“集部与佛道二录，则皆未尝措手焉。盖其编辑未竣之初稿，非为完书”。<sup>⑥</sup>另有著作《后汉书补注续》一卷、《三国志补注》一卷。

侯《志》在著录方法上有明显的进步，其著述体例，于卷首白注中发其凡云“凡诸书见本传及《隋》、《唐》、《宋志》、《释文·叙录》者，皆不著所出，若采自他书或附传者，则著之”并加以考证。又云“诸书卷数互异，则从其多者著录，盖卷数之少，或是后人阙佚，非原本也”。侯《志》分卷一、二为经部，分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群经、小学、讖纬十一类；卷三为史部，分正史、编年、杂史、起居注、故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志、谱牒十一类；卷四为子部，分儒家、法家、兵家、农家、道家、杂家、天文、历算、五行、医方、杂艺、小说十二类，其中兵家、历算、五行、医方、杂艺有录无书，空张类目。在具体著录时，于农家之后，道家之前，增加仙释类。四部中缺少集部。共

① 见来新夏《清代目录提要》，齐鲁书社，1997年1月，第97页。

② 张之洞撰，范希增补正《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第72页。

③ 见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中华书局标点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286页。

④ 见缪荃孙《续碑传集》卷七七，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代碑传全集》本，第1209页下。

⑤ 原书无白序，亦未分卷。道光三十年伍崇曜刻入《岭南遗书》时，将二书皆釐为四卷。

⑥ 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叙录，《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305页。

著录图书三百九十多种，二千九百余卷（篇）。侯《志》特点为善于吸收乾嘉时代经史考订的成果，特别是关于考史、注史、校史以及古佚书辑本和序跋，为读者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侯氏并加案语，阐发个人见解，从而将补志工作提到新水平。

侯《志》另有版本《岭南遗书》本（有庚戌伍崇曜跋）、《广雅丛书》本、《史学丛书》本、《丛书集成》本。

### 3. 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十卷

顾櫰三（1785-?）字秋碧，江苏江宁（今南京）人。少年时曾从姚鼐、钱大昕问业。幼著才名，工诗赋。中年以后转向经史考订之学，对目录学颇有研究。以司马氏、范氏书恒不志艺文，说者每引为憾，乃竭数十年之力，旁搜博采，成《补后汉书艺文志》十卷，另撰《补五代史艺文志》一卷。

顾《志》是未定稿。无凡例和序，卷九别集类有上而无下。卷十创为师承一门，也有上而无下。有甲寅秋七月蒋国榜跋，称“稿本旧藏鲁通甫先生家，其文孙子刚明经携之金陵，翁铁梅丈借以录副，仍以原本归之。”<sup>①</sup>鲁氏藏本“遗失久矣，副本幸存，弥足珍惜”。<sup>②</sup>是志按四部分类，卷一至三为经部，共十类，分周易类、尚书类、诗类、三礼类、春秋三传类、论语类、孝经类、五经总类、小学类、乐类，乐类不知为何排在小学之后。卷四至七为史部，共十类，分正史类、记注类、杂史霸史类、古史类、历象类、时令类、輿地类、仪注类、科令类、别传类。卷八为了部，共七类，分诸子类、阴阳杂家类、兵家类、医家类、佛书类、道书类、小说类。卷九集部，分楚辞类、别集类上。未列总集。卷十创为师承上，列述经师传记，隐显并备，虽乖录例，然资料颇丰富，有助于考镜后汉学术源流。共分三十类，著录图书一千多种，作者冠于书名之上。在每部书之后，对作者可考者，都简介其生平并作考证，某些书用小字注明各志所载不同卷数，而诸书之后皆附有题要或题记。是志是辑录体，对所补图书，辑录资料，极为丰富，如郑玄之《汉律章句》，辑录资料将近七页，此书间有案语，阐述己见。

支伟成评价此志说“既逐条疏其出处，而如《诗》小序、《书》古文，郑、贾、

<sup>①</sup> 蒋国榜《补后汉书艺文志》跋，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第174页，《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304页。

<sup>②</sup> 蒋国榜《补后汉书艺文志》跋，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第174页，《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304页。

服诸儒所撰萃萃大者，辩证加详，凡群书佚文有可考者，亦复辑佚无遗。”<sup>①</sup>。蒋国榜谓其书有四善：一曰通今，二曰信古，三曰正名，四曰纪实。但也指出其不足“无凡例，无序跋，引书篇名或注或否，或详或略，甚至互讹”。<sup>②</sup>

是志北京图书馆藏钞本二十七卷，有《小方壶斋丛书》本（三十一卷本）、《金陵丛书》本（有冯煦跋）（十卷本）。

#### 4. 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四卷

姚振宗(1842 - 1906)，字海槎，小字金生，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清末目录学家、藏书家。融目录学、校勘学、考据学于一体，完成了一系列备受人推崇的著作。《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五本传曰：“目录之学，卓然大宗。论者谓足绍二章之传”。自其承父命撰书目，即“喜为目录考证之学”。梁启超亦“推服无异议”。文澜阁主持陈训慈赞曰：“清乾嘉间，越中治斯学（目录学）者，惟二章氏（章学诚、章宗源）。越百余年有先生，其成就且远过之，…虽不知名于当时，信不矜式于百世也。”陶存煦研究认为“…遁迹山林，寡交游而不知昏晓者四十年，成了一代目录学钜子”。<sup>③</sup>姚振宗对目录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历代正史艺文志和经籍志的补撰、补注。他根据正史艺文志、列传，参考旧目录和相关资料，“竭十余年之心力”编成《师石山房书录》三十一卷，完成了《汉书艺文志拾补》六卷、《汉书艺文志条理》八卷、《后汉艺文志》四卷、《三国艺文志》四卷、《隋书经籍志考证》五十二卷及《七略别录佚文》一卷和《七略佚文》一卷等七种目录学著作。

姚振宗因观后汉兰台、东观、仁寿阁书部新记、蔡邕《十意》中艺文志稿、袁山松《后汉书·艺文志》等亡佚无存；病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上及西汉，下包三国，类例草率，不免重复误收；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子部兵家、历算、五行、医方、杂艺五类有录无书，集部与佛道二录未尝着手，并非完书；故另行编辑。姚《志》序成于光绪十五年，顾《志》成书虽早，但刊行却在光绪十九年，故姚氏未得见，仅参考了钱、侯二家之书，所收“人物撰著，悉以献帝逊位之年（220）为断，其卒在是年之前，则无论乃心魏室，如王粲、陈琳；尽事吴朝，如张纮、陆绩，皆比之诸侯王官属，不以汉之统系，豫假于魏王，故亦阑入《三国

①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顾樾三传》，岳麓书社，1998年1月。

② 蒋国榜《补后汉书艺文志》跋，顾樾三《补后汉书艺文志》第174页，《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304页。

③ 陶存煦《清姚海槎先生振宗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志》所载，非牵合时代，漫无断限”。<sup>①</sup>足见姚氏断限概念之清。姚《志》之名不冠“补”字，其自序云“不自以为补旧史之阙也”。点明了其著述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补志，而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志分类大体依《隋书·经籍志》，分经、史、子、集四部，四十二类，附以道佛，共四十四类。具体门类视当时书之有无略有增减。如经部之五经总义，史部之载记、史钞、史评，子部之杂艺术，集部之文史，皆后起之目，而东都人士实有其书，故立此数类。著录四部及释道书籍约一千一百余部，两千九百余卷，又二千二百余篇。

姚《志》显著特点有六：其一是著录唯求详尽，以便读者能够考见当时环境及学术渊源。其二是某书如有近人辑本者皆举例之。其三是所著录之书皆注明出处，较侯康书详备。其四是广为收入了后人对原书的评论。其五是对其书有疑问者则依附《隋志》体例，以当时书之有无略为增减，佛家、道家之书则附于四部之末。其六是断代非常谨严，人物撰著，均以献帝逊位之年断限。姚氏此书，旁征博引，考证精详，实为诸家补后汉艺文志之冠。梁启超也指出是志“惟过于嗜博求全，或有并非著书，如弟子著籍、朝议、典簿等亦概收录，是其小失”。<sup>②</sup>

是志另有《快阁师石山房丛书》本、《适园丛书》本、《历代经籍志》本。

##### 5. 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补一卷，考十卷）

曾朴（1872—1935）字太朴，后改字孟朴，又字小木，号籀斋，别署东亚病夫，江苏常熟县人。光绪十七年中举。学识渊博，清末积极参加以张謇等为首的预备立宪工会，鼓吹改良主义。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财政厅长，政务厅长等职。近代小说家，著有被誉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于目录学亦有研究，编有《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本书为曾氏弱冠时之作，其分类颇为用心，其叙录说明设立七志及各书分类理由，承郑樵、焦竑学风，锐意辨析源流。各书考证，颇有独到之见，足资参考。叶昌炽称“自叙典雅，仪似郑堂”、“后起隽才也”。

曾朴以清朝之学术盛于经史，观其师法之所出，寻流溯源，则后汉一代之文籍，乃清朝学术之关键。范蔚宗《后汉书》只成纪、传，十志托付谢俨撰作，采撰将毕，范晔事败，谢同时被杀，稿亦散佚。司马彪书不志艺文，袁山松书艺文志已亡佚，曾朴有志网罗总括，以补前史之不足，自光绪庚寅（1890）至乙未（1895），

<sup>①</sup> 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叙录，《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305页。

<sup>②</sup> 梁启超《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官录及史志》，《饮冰室合集》专集第87，中华书局，1989年，第8页。

历时六载，稿经四易，成书十卷。<sup>①</sup>

曾《志》撰写时间和姚《志》同而互不相知，互无蹈袭。本书卷首为自叙、叙录、凡例，补志内篇六，外篇一，“纯仿各史志，仅列书名、撰人及卷数，亦可谓全书之目录”。考证十卷，“则仿王伯厚《汉志考证》之体而白为注也”。共收录图书五百九十部，章篇卷数可考者八十一章，一千七百九十篇，二千三百二十一卷。比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四卷）收录增多一百八十六部。

曾朴于此书分类颇为用心，认为刘歆之六分法，至后汉时由于学术思想和书籍种类的变化已不完全适用，而荀勖之四分法在后汉尚不能产生，为了使分类符合当时历史情况，遂参照刘歆、荀勖、王俭、阮孝绪诸家书目，别创部类，名之曰“七志”，即六艺、记传、子兵、文翰、术数、方伎、道佛。前六志为内篇，道佛一志为外篇。下设细目。叙录详述设立七志及各书分隶之理由。对《隋志》、《唐志》中对东汉书籍归类不当者，经分析予以改隶。此种分类虽新颖，然分类实非易事，本书以五经总义入论语，以尔雅入孝经，以石经入小学等等，虽有所承，未必妥帖；而张道陵、魏伯阳诸书，一部分入方伎，一部分入道佛，无确定界限<sup>②</sup>。

凡例中有关收书原则，提出凡引前人论说空言泛论则不引，郢书燕说则不引，神奇怪诞则不引，家知户晓则不引。本书考证精详，资料丰富，将诸家考证附于书后，且多有按语，以阐明己见，颇有独到之处。断限颇严，书后附前录，纪新莽时人，后录纪三国时人而卒于延康前者，既不杂糅，以免挂漏。未附存疑，足见学风谨严。曾朴将《后汉书》艺文的补和考相分离，开辟了补志的新方式，方便了使用者。曾《志》终以其分类的独特和考注的精良在众家补后汉志中占一席之地。

是志梁启超《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官录及史志》著录有家刻本，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编著的《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著录有清光绪中锡山文苑阁排字本（版心题常熟曾氏丛书）。

① 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白序，《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448页。

② 来新夏《清代目录提要》，齐鲁书社，1997年1月，第278页。

### 三 五家补志的综合考论

衡量一部补志之作质量高低的标准，大致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一是收书是否全面、准确；二是类目设置是否精当；三是归类是否妥当；四是著录项目是否详细、考证是否精审。下面从上述五个方面对五家补后汉艺文志作一综合分析。

#### （一）收书是否全面、准确。

正史艺文志是记一代藏书之盛，其书目的编制主要依据政府藏书，而补正史艺文志的著录依据则主要来源于图书以外的资料，如历代官修、私家书目、史传、文集、类书、地方志等，补撰正史艺文志就是根据这些资料重建一代艺文，以记一代著作。补正史艺文志著录文献的范围很广，既包括现存的文献，也包括已佚的文献；既包括图书也包括金石、碑刻等资料。因此，补正史艺文志的著录原则就是“凡所著述，悉予收录”，这样，才能使读者据以考察学术的流变兴衰。因而评价补志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其于一代著述是否搜采无遗。

#### 1. 收书数量

从收书数量上来看，姚《志》最多，收书 1109 种，2900 余卷，又 2200 余篇；顾《志》收书 1000 多种；侯《志》收书 394 种，2900 余卷（篇），其中，经部收书 197 种，史部 112 种，子部 85 种，无集部；钱《志》收书 381 种，3000 多卷（篇），其中经部收书 172 种，史部 47 种，子部 77 种，集部 85 种。这些数据显示，姚《志》搜罗最为完备，正如姚名达所说：“姚《志》所收，多逾千种，倍于《汉志》，后汉著述，有可考者，殆无复遗漏。非独为《隋志》所不及详，且亦远非范曄《后汉书》所能包。欲考究后汉遗书者，其道固有由矣。”<sup>①</sup>顾《志》虽然收书种数和姚《志》相差不多，但是收录很多三国时人的作品。侯《志》其中子部兵家、历算、五行、医方、杂艺有录无书且无集部，是未成之书，收书数量少于钱《志》，也即仅得后汉著述十之三。曾《志》共收录图书 590 部，章篇卷数可考者 81 章，1790 篇，2321 卷，和姚《志》相比亦相差较多。

<sup>①</sup>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 年 4 月，第 153 页。

今参梁启超《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官录及史志》一文，综录四家著录制一表，以示后汉一代著述之数（表中所列是部数，卷数省略）

	钱《志》(种)	侯《志》	姚《志》	曾《志》
经部	207	203	247	211
史部	85	112	196	117
子部	94	89	228	129
集部	86	0	118	86
道佛	0	0	318	87
总数	505	404	1109	590

（上表中曾《志》之子部系原书子兵、数术、方伎三志合计）

## 2. 收书是否准确

艺文志的补撰除收书全面外，还要做到收书的准确，杜绝重收、误收。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序强调指出：补志收书“断代著述首严弃取”。东汉的起止时间是公元 25 年到公元 220 年。姚振宗提出明确的断限理论“其人物撰著，悉以献帝逊位之年（220）为断，其卒在是年之前，则无论乃心魏室，如王粲、陈琳；尽事吴朝，如张紘、陆绩，皆比之诸侯王官属，不以汉之统系，豫假于魏吴，故亦阑入《三国志》所载，非牵合时代，漫无断限”。<sup>①</sup>姚氏《后汉艺文志》叙录曰：“嘉定钱师璟《钱氏艺文志略》曰：‘《补续汉书艺文志》二卷，钱大昭字晦之，号可庐撰。’按钱氏是书《书目答问》亦云二卷，未刊。今广雅书局新影本止一卷二十余页。上及西汉，下包三国，类例既极草率而不免重复误收，漫无裁制，且与《钱氏艺文志》及《书目答问》所云二卷不相合，似非其手订本。”还曰：“番禺侯康君谟《补后汉书艺文志》四卷，道光庚戌南海伍崇曜刊入《岭南遗书》，跋云‘原本无卷数，兹釐为四卷，校订以付梓人。’按侯氏是书略依《隋书·经籍志》四部之体，至子部小说家而止，而子部编目如兵家、历算、五行、医方、杂艺、五行类无一书。集部与佛、道二录则皆未尝措手焉。盖其编辑未竣之初稿，非为完书。今所辑称侯《志》者，即是其本。”<sup>②</sup>姚《志》写作之时，钱《志》、侯《志》业已刊行，姚《志》在著录过程中多次引用钱《志》、侯《志》，并对其分类不当

① 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叙录，《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305页。

② 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叙录，《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305页。

的书籍以及误收的部分进行了修改。正如姚氏所说：“予始为《后汉》、《三国》艺文志，矫钱氏（大昭）、侯氏（侯康）所未备。”曾《志》的时间断限与姚不同，他说：“凡曾仕莽朝，经受魏职，虽逮事光武，卒于建安者，悉不著录。”曾《志》对《隋志》、钱《志》、侯《志》中误收书籍也加以改定。本论文立论分析，悉准姚氏的断限时间。下面结合具体例子分析各家收书中存在的误收现象。

沛献王辅《论语传》一书，钱《志》经部论语类收录，顾《志》经部论语类亦收入。姚《志》考证曰：“《经义考》有沛王刘辅《论语传》。今考本传，非是，故不录。”可知，沛献王辅《论语传》一书当不录，应从姚说，侯《志》、曾《志》亦未著录。

陈元《左氏训诂》一书，钱《志》注曰：“《释文·叙录》作《左氏同异》。”侯《志》为陈元《春秋左氏训诂》，注曰：“一作《左氏同异》。”顾《志》为陈元《春秋训诂》注曰：“元，字长孙，少传父钦业，为之训诂，锐精覃思，至不与乡里通。建武初，与桓谭、杜林、郑兴俱为学者所宗。帝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经典·叙录》：‘司空南阁祭酒陈元作《左氏同异》。’”曾《志》陈元《春秋左氏训诂》卷数佚。其考曰：“陆德明曰：‘司空南阁祭酒陈元作《左氏同异》。’”据此可知，上四家均认为《左氏训诂》和《左氏同异》二者为同一书。姚《志》对此有不同的观点，姚《志》曰：“按侯《志》以此书谓即《训诂》，今考本传，《训诂》乃为其父书而作，此《同异》盖别为一书。考《儒林·李育传》云：‘育读《左氏传》，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讖，不据理体。’盖即指此书，又似因范升辨难，为此《同异》，以申左氏也。”

钱《志》在收书时就存在断限不严的问题，从而导致误收。经部易类收入彭宣《易传》，上涉西汉；经部尔雅类收入孙炎《尔雅注》，下包三国。史部国史类著录《东观汉记》、《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汉记》三种，实则后两种皆在《东观汉记》中，属于重复收录。子部著录甄叔遵《七曜本起》三卷，作者是后魏时期人，钱大昭误认为是曹魏。

钱《志》经部礼类收录郑玄《仪礼音》，注曰：“《七录》二卷，《释文·叙录》二卷。”还收入《礼记音》，注曰：“《七录》一卷”姚《志》对此已有考证，曰：“《释文·叙录》有郑玄《三礼音》各一卷，隋、唐《经籍志》又云《周官音》三卷、《仪

礼音》二卷、《礼记音》二卷。《唐·艺文志》又有《周官》、《礼记音》各三卷。并后人所作，不录。”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经部三礼类亦收录郑玄《周官音》一卷、郑玄《仪礼音》，同样是误收之作。

侯《志》经部春秋类收录贾逵《春秋左氏长经章句》二十卷注曰：“一作《左氏长义》。”钱《志》著录为贾逵《左氏长经章句》二十卷，顾《志》著录为贾逵《春秋左氏长经章句》注曰：“《隋志》二十卷，《旧唐志》三十卷。”曾《志》著录为贾逵《春秋左氏长经章句》二十卷，注曰：“难《公羊》、《穀梁》。”姚《志》按：“侯《志》以此书谓即《长义》。今考隋、唐《志》并以此书冠《解诂》之前，皆曰《章句》，其《长义》止四十一条，安有二十卷之多，且其体近论难，亦安得有《章句》之目。《通志略》亦列此于春秋经类中，实为经注，其《解诂》三十卷与《国语》同上显宗者则传注也。马氏玉函山房有辑本一卷，哀录本传所载《左氏大义》奏传注所引《左传》、《公羊》及徐彦疏引《大义》残文二节为一帙。以《大义》为《长义》，又以《长义》为《长经》，皆非也。”可知，侯《志》认为《春秋左氏长经章句》与《春秋左氏长义》为同一书是错误的。姚《志》另收录贾逵《春秋左氏长义》四十一事。注曰：“孔颖达《左传序疏》曰：‘章帝时，贾逵上《春秋大义》以抵《公羊》、《穀梁》，又于左氏作《长义》。’按此言‘又于左氏作《长义》’是亦以为《大义》在前，《长义》在后，截然两书也。赖有此一书使后人得以寻求，而侯氏《志》反以为误。”

侯《志》经部小学类收录郭训《杂字指》，又著录郑康成《字指》，姚氏考证二者实系一书，属重收。姚氏按：“《旧唐志》误作郭玄。《文选注》传写又误‘郭’为‘郑’，以为郑玄《字指》。钱塘汪师韩辑选注《群书目录》遂以郑康成《字指》列目，孙氏《志》祖以为误，是也。”

侯《志》经部书类收录《尚书义问》三卷，而钱《志》、顾《志》、姚《志》、曾《志》均未著录。侯《志》著录为：“《尚书义问》三卷，郑康成、王肃及晋孔晁撰。《经义考》谓此书乃孔晁采郑康成及肃参以己见者，则当属之孔晁，不属郑、王，然无显证，姑录之”。对此书，姚振宗予以判断，姚氏曰：“侯《志》有《尚书义问》三卷，乃晋人所编，今不录。”曾《志》亦予以考证，曾《志》按：“侯氏载此，非。王肃、孔晁一为魏人，一为晋人，安得以魏晋之人攬入后汉之志。”

朴意此书必系孔晁采集郑王二家之注，参以己见，故王钦若《册府元龟》云：‘晁为五经博士，撰《尚书义问》三卷’。以此书专属之晁即其确证。”确应当从曾说。

顾《志》经部书类下收录郑玄《尚书音》，其著录为：“郑玄《尚书音》，《七录》一卷。陆德明曰：为《尚书音》者四人，孔安国、郑康成、李轨、徐邈。”其余四家均未著录。曾《志》考证曰：“《隋志》及《释文》均有郑康成《尚书音》，陆德明以为汉人不作音，后人伪托。兹据其说斥之”。

顾《志》经部周易类收录孙炎《周易例》，三礼类收录孙炎《礼记注》。春秋三传类收录孙炎《春秋例》、《春秋三传注》，经部小学类收录孙炎《尔雅注》，在断限问题上亦不谨严。

通过分析，姚《志》提出明显的断限理论，收书谨严而准确，曾《志》亦按照自己的断限理论收书，多有考证，其余三家均未有明确的断限理论，存在较多的误收现象，尤以钱、侯二家为甚。

## （二）类目设置是否精当

分类是撰写目录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书籍进行合理的分类，可以有效地保存图书，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类目设置是编写书目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它体现着辨章学术的目的，反映着学术的发展流变。类目完善谨严，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作用。

### 1. 分类方法采用四部分类法和“七分法”

五家补后汉艺文志的分类方法从整体上分为两类，一为四部分类法，一为七分法。我国古典书籍的分类方法从汉代到清代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七分法”的源头可追溯至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和刘宋时期王俭的《七志》，但真正使用“七分法”的是梁阮孝绪的《七录》：一经典录，二纪传录，三子兵录，四文集录，五术技录，六佛法录，七仙道录。前四录即经、史、子、集之名。

“四分法”可最早见于西晋荀勖的《中经新簿》，分为甲部（相当于后来的经部，包括文艺和小学）、乙部（相当于后来的子部，包括诸子、兵书和术数）、丙部（相当于后来的史部，包括史纪、旧事和杂事）、丁部（相当于后来的集部，包括诗赋）。后来东晋王充在编著《晋元帝书目》时作了变动，分为甲部（相当于后

来的经部)、乙部(相当于后来的史部)、丙部(相当于后来的子部)、丁部(相当于后来的集部),四部的顺序即确定。“四部分类法”可能最早固定在《隋书·经籍志》中,沿用至今。《隋志》参考李充、阮孝绪,用李充的顺序,用阮孝绪的名称,确定经、史、子、集之名,从此四分法成为书目的定论。自唐初修《隋书·经籍志》确立四部分类法以后,一直以来官簿私录绝大多数均沿袭了这一分类方法。尤其自清乾隆时期编修《四库全书》以来,四部分类法达到其全盛时期。

五志之中,钱大昭的《补续汉书艺文志》、侯康的《补后汉书艺文志》、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姚振宗的《后汉艺文志》均采用四部分类法,具体类目设置则取舍于《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

钱《志》沿袭《隋书·经籍志》的分类方法,全书采用四部分类法,共分四部十六小类。经部分为十一类,史部分为三类,子部未分类,集部分两类。史部国史类不仅著录正史类书籍,如班固《汉书》百篇,还著录了起居注、章奏、杂传等类目的书籍。在集部的分类中,文集类著录的是个人的文集,如《桓谭集》二卷;别集类则著录有关歌赋的著述,如贾逵《神雀赋》。经部十一类,尚有条例;史部仅国史、典章、刑法三类,漏失惊人;子部不分类,杂乱无章;集部两类,文集以收诗文,别集以录赋颂,历来簿录家未有此例。总之,钱《志》的分类从总体上看显得极草率和杂乱无章,颇有可议之处。

侯《志》虽按四部分类但亦不完整,至子部小说家而止,而子部中农家、兵家、历算、五行、医方、杂艺五类有录而无书,著录中却无故多出仙释一类。集部阙如,佛、道二录更未尝措手,所收各类,又多不备。综观所补,仅得后汉著述十之三。因此,侯《志》的分类也不完整、不系统。

顾《志》亦按四部分类法,共分三十类。但顾《志》亦非卷帙完整者,卷九别集类有上而无下,卷十师承一门,亦有上而无下。有些类目名称似可推敲,经部乐类不知为何排在小学之后,子部既设诸子,又设阴阳杂家、兵家,削弱了类目的严谨性。顾《志》分类的创新之处就是卷十创为经学师承上,列述经师传记,隐显并备,资料丰富,有助于考镜后汉学术源流。

姚振宗的《后汉艺文志》沿袭《隋志》并参以《四库全书总目》,分经、史、子、集四部,附佛经、道经书于四部之后。姚《志》能顺应学术发展,根据东汉

图书的具体情况设置类目。

曾朴的《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没有采用四部分类法，而是“创立部目，斟酌出入，分为七志”<sup>①</sup>，即六艺、记传、子兵、文翰、术数、方伎、道佛。前六志为内篇，道佛一志为外篇。实际上，六艺志相当于经部，记传志相当于史部，子兵志、术数志、方伎志相当于子部，文翰志相当于集部。

## 2. 五家补志的具体类目设置

五家补志的类目设置上，沿袭了我国史志目录的传统类目。例如经部的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论语类、孝经类、小学类；史部的正史类、编年类、杂史类、起居注类、故事类、职官类、仪注类、刑法类、地理类；子部的儒家类、道家类、法家类、兵家类、农家类、杂家类、医家类、小说家类、天文类、历算类、杂艺术类；集部有别集类和总集类。

除沿袭传统的类目外，补撰者都顺应学术发展，创立新的类目，史学家提出“其门类则以书之有无为断”<sup>②</sup>的观点，姚振宗说：“经部之五经总义；史部之载记、史钞、史评；子部之杂艺术；集部之文史，皆后起之目而东都人士实有其书，固立此数类以著其朔，亦非杂糅古今，漫无区别焉”<sup>③</sup>。补撰者根据一个朝代的具體图书情况吸收了《隋志》四分法以后出现的一些新类目，以反映图书发展变化的客观事实。五家补志在经部类目的设置上均设置了论语、孝经类。顾懷三案：“孟子入诸子，尔雅入小学类，故断自论语。”《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设置论语、孝经两类；阮孝绪《七录》之《经典录》设置论语部、孝经部；《隋书·经籍志》经部设论语、孝经类；郑樵《通志·艺文略》经部亦设孝经、论语类；孙星衍的《孙氏祠堂书目》经部亦设孝经、论语类；《四库全书总目》经部设孝经类，不单设论语类，而将论语放入四书类。五家补志均设置论语、孝经类，一是传承《汉书·艺文志》的类目设置方法，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论语》、《孝经》在东汉地位的上升。

### (1) 钱《志》类目设置评析

钱《志》设经解类，突破《隋志》旧例，以充分反映后汉时期经学整理研究

① 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自序，《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448页。

② 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叙录，《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第2305页。

③ 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叙录，《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第2305页。

的兴盛和取得的成绩。钱《志》单设孟子一类，以此说明后汉时期孟子地位的提升。孟子类著述，侯《志》入子部儒家类，顾《志》入子部诸子类，姚《志》入子部儒家类，曾《志》入子部兵志儒家，均未独立。但是钱《志》经部设尔雅类，而其余四家均为小学类。钱《志》尔雅类仅收书三种，而像许慎《说文解字》、郭显卿《字指》等本该入小学类的书却入经解类，似不妥。钱《志》未设乐类，使后汉有关乐类的书籍没有得以记录保存，不能完整的体现后汉时期的图书著录情况，这也是其类目设置的缺漏之弊。

国史一类的设置开始于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遂初堂书目》的国史类只收录宋代史书，从而在史部分类中开辟了当代史的先例。明代的《文渊阁书目》沿袭了这种做法，将当代帝王之书及御制诗文集等并为国朝类。钱《志》未用正史之名而列国史类，著录班彪《续太史公书》、杨终《删太史公书》、班固《汉书》百篇，但又著录了《显宗起居注》、《建武注记》等，显得杂乱无章，钱《志》史部分类过于简单，显得十分草率。

### (2) 侯《志》类目设置评析

侯《志》类目设置沿袭《隋书·经籍志》，经、史、子三部分类比较细化，且经部设群经一类，较五经总义更为妥当，著录如许慎《五经异义》、郑康成《驳五经异义》、郑康成《六艺论》一卷等书籍，但侯《志》集部未分类，笼统著录，显得不够完备，亦不是完美之作。

### (3) 顾《志》类目设置评析

补史艺文志在类目的设置上出现了合并与减损，主要表现在子部的类目设置中。因为后世论及诸子之类的书籍甚少，而补志又是记一代著述，如果各自立类，显得繁琐，于是补史艺文志之作对这些类目或删除不录，或合并为一类。五家补志之作，顾櫰三的《补后汉书艺文志》在子部设置了阴阳杂家类，这也是顾《志》类目设置的一大创新之处。顾《志》分类出现类目合并的现象，子部第一类目为诸子类，合并众家著作。

顾《志》经部设五经总类，可能是参照《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方法进行设置的。史部的别传、时令两目亦是参照《总目》而设置的。顾《志》史部将杂史、霸史合并为一类，而《隋志》的伪史、霸史则单独设类。顾《志》分类不当之处

有二：一是经部将乐类放在小学类之后，而其余四家乐类均在小学家之前。二是把历象类置于史部之下，这是不科学的。《汉书·艺文志》将天文历法归于数学类，《隋书·经籍志》将天文、历算与五行分开，各自平行列类于子部之下，以后的史志目录大都沿袭了《隋志》的分类方法。唯有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和《四库全书总目》把天文历算合并为一类，但所有的史志目录都把历算类放在子部之下。

#### (4) 姚《志》的类目设置评析

姚《志》的类目设置沿袭《四库全书总目》之外，间取《隋书·经籍志》以济其短，与后汉的著述基本适合。经部参《总目》设五经总义类，史部则糅合《总目》和《隋志》，设置了《隋志》有而《总目》没有的起居注，设置了《总目》有而《隋志》没有的史钞、史评、载记。史钞这一类目创始于《宋志》，《宋志》于别史类后设置了史钞类。但姚振宗认为后汉已有史钞一类的书，他说：“自后汉以来，学者多钞撮旧史白为一书，或起白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名其志云，是史钞之学起于后汉，其书则自卫颯《史要》始”<sup>①</sup>。《新唐书·艺文志》将刘知几的《史通》这部历史评论学的著作著录在集部文史类，原因是当时此类书籍太少，不具备独立设类的条件。宋代已降，此类书籍日益增多，需要单独设一类目，因此晁公武自文史类内摘出论史者设立史评类，附史部，从而开创了史评类这一新的类目。此后的公私簿录，有的沿袭这一名称，如《总目》、《书目答问》等；有的则加以更名，如《遂初堂书目》、《千顷堂书目》更名为史学类；王应麟《玉海》则更名为论史类；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则将史评史钞合为一类。姚振宗认为：“考后汉人亦有论史事之文，是史论之最古者”<sup>②</sup>。因此，姚氏在史部设置史评类，著录了范升《条上左氏及太史公违戾四十五事》、班彪《前史得失略论》、张衡《条上司马迁班固不合十余事》、蔡邕《奏汉记十意》四部图书。载记一名，本是《总目》改伪史、霸史而立，姚振宗《后汉艺文志》按：“《班固传》：‘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载记之名盖始于后汉《东观记》，今录后汉艺文以《越绝书》等旧列于

<sup>①</sup> 姚振宗《后汉艺文志》第51—53页，《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355-2357页。

<sup>②</sup> 姚振宗《后汉艺文志》第51—53页，《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355-2357页。

伪史霸史者别立为此类。”<sup>①</sup>姚氏还在集部设立文史类目，他说：“《隋·经籍志》以诗文中之解释评论者并附见于总集篇。《崇文总目》始于别集后立为文史类，《唐·艺文志》又兼用《隋志》之例，次总集末。今变其例，以诗赋论颂之关乎史事者类为此篇，其文皆发扬盛美，润色鸿业，朝夕论思，日月献纳，非私家编录所比，故冠于别集类之首焉”<sup>②</sup>。著录光武《受命中兴颂》、临邑侯《复汉德颂》、琅邪王京《颂德诗赋》等一十二家一十三部。<sup>③</sup>

姚《志》在类目设置上别有创新，采用了“类中分类”的方法，对每一部下的小类又进行了细化。在《后汉艺文志》中姚氏对经部的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小学类，史部的杂史类、仪制类、杂传类、地理类，子部的儒家类、道家类、杂家类、天文家类、历算家类、五行家类、杂艺术家类和集部的楚辞类都予以类中分类。“类中分类”使图书分类体系更加清楚了，层次井然，达到“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目的。

姚氏《后汉艺文志》易类分为施氏易、孟氏易、费氏易、京氏易、不知主何家五属；书类分为欧阳尚书学、古文尚书学、不知主何学三属；诗类分为齐诗学、韩诗学、毛诗学三属；礼类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礼通礼杂礼书三属；春秋类分为春秋左氏学、春秋公羊家学、春秋穀梁家学、春秋三传及驳释论难之属；小学类分为为训诂之属、注续前代字书之属、新旧字书兼解释之属、新撰字书之属、音韵之属。史部杂史类分为注撰前代书、新撰二属；仪制类分为朝廷典礼、私家记述二属；杂传类分为注训前代传记、总录传记、郡国传记、别传家之有撰人者、别传家之无撰人者、儒林弟子籍六属；地理类分为宫殿都会总志之属、州郡之属、外记之属、杂记之属。子部儒家类分为注述前代书、撰著之属；道家类分为注述道家书、撰著之属；杂家类分为注释前代书、撰著之属；天文家类分为注释天文家书、撰著之属；历算家分为王历（凡当时行用者，不行者，后世行用者）、杂历、漏刻、律历并历议、算数；五行家类分为注述前代书、林占之属、杂五行书、祥异；杂艺术家类分为画之属、书之属、杂艺之属、杂术之属。集部楚辞类分为注解、撰著。姚氏在具体分类时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对所录图书或按

① 姚振宗《后汉艺文志》第51页，《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355页。

② 姚振宗《后汉艺文志》第112页，《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416页。

③ 参伍媛媛《补史艺文志的分类特点》，载《图书情报工作》，第52卷第4期，2008年4月。

图书的内容，或依据图书著录的时间先后进行分类。正如郑樵《校雠略》中所说的“朝代之书，则以朝代分；非朝代书，则以类聚分。”姚《志》经部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小学类，史部仪制类、地理类，子部历算家、杂艺术家类都是根据图书的具体内容来分类的。

姚氏“类中分类”的方法使类目设置更加精细，条理备具，层次井然，极大方便了后人的阅读和使用。

#### (5) 曾《志》类目设置的评析

曾氏在《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白序中交代著书时已得见钱《志》和侯《志》，对《钱》志、《劳》志的分类方法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后汉一代，盖由升平而转衰世之枢也，作之志者，使如侯氏（侯康）之例，分部立目，悉仿《隋志》，彼出此入，漫无古心，是则以魏晋之尺而量商周之钟，以郑卫之器而奏萧昭之乐。其为乖戾，固不待言，此所谓溺时者。”<sup>①</sup>指出侯《志》分类方法的不当。曾氏又言：“劳颀书谓钱大昭书分四部，司马绍统时无此例，该从前志分七略，此则稽古之懿言而亦非通时之核论也。”<sup>②</sup>

曾《志》在分类问题上提出己见，确有创新，曾氏以为荀勖之四部分类法非后汉时所有，而刘歆之六略后汉亦不适应，为了使分类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乃参酌刘歆、荀勖、王俭、阮孝绪诸家书目，别创部门，命为七志。前六志为内篇，后一志为外篇，外篇后附前录（记新葬时人）、后录（记三国时人卒于延康前者）、存疑三篇。

其《补后汉书艺文志》叙录具说建立七志及各书分隶之理由。曾氏说：“至后汉而史家大盛，自成专门，如肆人晋冯、班固、刘珍等之正史；何英、荀悦、刘艾等之古史，马皇后、杜抚之起居注……各就一端，互相祖述，卷帙繁重，势难分隶，兹特别立一志，次之经后，依阮孝绪《七录》之例曰记传志。”<sup>③</sup>

又言“《七略》兵书别立一略，《汉志》因之，王俭《七志》亦有《军书志》记兵书。此志兵书只有杨由一家，不能自立一志，若附之他类，殊失古法，兹次于诸子之后存其目，依《七录》之例曰子兵志。”<sup>④</sup>

又言“《七略》有诗赋略，《汉志》因之，分为四类，皆不记杂文。后汉重

① 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叙录，《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448—2449页。

② 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叙录，《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449页。

③ 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叙录，《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449页。

④ 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叙录，《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449页。

文，文士往往自裒所著，凡诗赋、杂文合为一帙，已开后代别集之端，故《隋志》曰：别集，东京所创也。若乃题诗赋，未免名实不符；直题文集，则后汉究无集名。观范《书》诸列传，载其人平生文章，但曰所著某某若干篇，不曰文集若干卷可知。兹斟酌二者之中，依王俭《七志》之例曰文翰志。”<sup>①</sup>

又言：“至后汉，张道陵、宫崇、戴孟等始以符篆斋醮之术号召天下，伪造神书，则道经之出，盖自后汉始。佛家先不行于中国，明帝感梦，乃令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遇释摩腾，乃要还汉地，译四十二章经一卷，明帝甚重其书，緘之兰台、石室。自后，竺法兰、安世高、支谶等俱自其国来汉，繙释佛经。至桓灵之代，佛经译出数百部。是中国之有佛经，亦自后汉始，志之以昭世变也。依《七录》之例曰道佛志，又依王俭《七志》道佛附见之例名之曰外篇。”<sup>②</sup>

以上论诸志大目。

曾氏详细论述大目设置之理由后，又具体介绍子目设置之缘由。曾氏曰：“六艺志子目悉遵《汉志》，惟纬候之学，后汉独盛。光武即位中元元年即宣图讖于天下，明、章二帝祖述此意，故后世争习。图纬谓之内学，……郑兴忤之而见疏，桓谭非之而远贬，盖当时尊信过于六经，使如王俭《七志》之例入之阴阳，不足以昭时尚也，特升之六艺之末，依《隋志》之例名为纬候。”<sup>③</sup>

又曰：“史部子目《隋志》曰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兹并正史、古史、起居注为一，从《中经簿》之例曰史记。史者，时王诏定；记者，近侍所录也。各家私述古今者，则从《隋志》之例曰杂史。职官、仪注、刑法皆国家之旧事也，从《中经》之例总曰旧事而仍分为三类，曰旧事职官、旧事礼制、旧事律令。盖窃取《汉志》兵家、诗赋之例也。记一方之先贤传，一人之逸事者。从《七志》、《隋志》之例曰杂传。地域亦史官之职，王俭入之图谱，失之，兹以殿记传也。”<sup>④</sup>

又曰：“子兵志中阴阳、名、墨三家皆无其书，兹存其目以俟能者补之。”<sup>⑤</sup>

以上论子目设置。

《六艺志》书之次第，悉分家数，每家之中，仍以时代先后为次，家数无考，则附于末。如易类景（鸾）、注（丹），施氏易也。袁（京）、樊（英），孟氏

① 曾朴《补后汉艺文志并考》叙录，《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449页。

② 曾朴《补后汉艺文志并考》叙录，《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449页。

③ 曾朴《补后汉艺文志并考》叙录，《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449页。

④ 曾朴《补后汉艺文志并考》叙录，《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449页。

⑤ 曾朴《补后汉艺文志并考》叙录，《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450页。

易也。郑（康成）、荀（爽）、宋（忠），皆费氏易也。冯（颢）、袁（太伯），则家数无考者也。

其余六志书之次第，则一以时代为次。

曾氏在叙录中说明了这样分类的理由，旨在承郑樵、焦竑之遗风，锐意辨析流略，意在反映后汉学术发展的历史情况，较其余四家，颇为独特。但曾《志》平分七志而六艺志殆占全书之半，也有可议之处。

综上所述，五家补志在类目设置上以姚《志》最为恰当，姚氏因书设类，不固守前人的做法是十分严谨科学的，既符合后汉时期图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也反映了后汉学术发展的面貌。同时，姚氏类目设置多有创新，设置“类中分类”，形成了部、类、属这样一个三级的框架系统，有利于考镜后汉学术源流。曾《志》分类独特，旨在辨析流略，以期通过分类来反映后汉时期学术发展流变的历史情况，并阐述分类理由，可谓谨饬有法。钱《志》、侯《志》、顾《志》均是类目不完之作，难称佳作。

附：五志分类表

钱《志》		侯《志》		顾《志》		姚《志》		曾《志》	
经部	1 易类	经部	1 易	经部	1 周易	经部	1 易	六艺志	1 易
	2 书类		2 书		2 尚书		2 书		2 书
	3 诗类		3 诗		3 诗		3 诗		3 诗
	4 礼类		4 礼		4 三礼		4 礼		4 礼
			5 乐		10 乐		5 乐		5 乐
	5 春秋类		6 春秋		5 春秋三传		6 春秋		6 春秋
	6 论语类		8 论语		6 论语		8 论语		7 论语
	7 孝经类		7 孝经		7 孝经		7 孝经		8 孝经
	8 尔雅类								
	9 孟子类								
			10 小学		9 小学		10 小学		9 小学
10 经解类	9 群经	8 五经总类	9 五经总义						
11 缙纬类	11 缙纬		11 缙纬	10 纬侯					



子部	未细分类	子部	1 儒家	子部	1 诸子类	子部	1 儒家	子部	1 儒	
			2 法家				3 法家		4 法	
			4 农家				5 农家		9 农家	
			3 兵家				4 兵家		11 兵	
			5 道家				2 道家		2 道	
			6 杂家				6 杂家		8 杂家	
	子部	未细分类	子部	7 天文	子部		子部	8 天文家	子部	12 天文
				8 历算				9 历算家		13 历算
				9 五行				10 五行家		14 五行
				10 医方		4 医家类		11 医家		17 医经
				11 杂艺				12 杂艺术家		15 杂占
				12 小说		7 小说类		7 小说家		10 小说
				5 佛书类						
集部				文集类 别集类		集部		无集部		集部
	2 别集类上	3 别集	杂文							
	1 楚辞类	1 楚辞								
							2 文史			
							佛经	道佛志	佛经	
						道书	道经			

### (三) 归类是否妥当

五志分类大致情况上文已有概述，除分类外，所收各书的入类也存在差异。下文通过各家对具体书籍的不同归类进行分析，以期窥见各家归类的妥当与否。

崔篆《周易林》六十四篇，张满《周易林》，许峻《易灾条》、《易林》、《易诀》、《易杂占》，钱《志》入经部易类，姚《志》入子部五行家林占之属。顾《志》崔篆《易林》、张满《易林》入经部周易类。曾《志》许峻《易灾条》、《易林》、《易诀》、《易杂占》入数术志杂占类。

按：许峻《易灾条》、《易林》、《易诀》、《易杂占》等书主要讲杂卜之术，姚《志》入子部五行家，曾《志》入数术志杂占类更为妥当。

《周易版词》，钱《志》入经部易类，顾《志》入经部周易类，姚《志》入五行家林占之属。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二卷，侯《志》入子部仙释类，姚《志》入道书类，曾《志》入方伎志神仙类。

杨终《春秋外传改定章句》十二篇、郑众《国语章句》、贾逵《国语解诂》二十一篇，钱《志》入经部春秋类，姚《志》析入史部杂史类。侯《志》杨终《春秋外传》十二篇、郑众《春秋外传国语章句》、贾逵《春秋外传国语注》亦入经部春秋类。顾《志》杨终《春秋外传》十二篇、贾逵《春秋外传国语解诂》、郑众《国语训解》同样入经部春秋三传类。

樊光《尔雅注》三卷、李巡《尔雅注》三卷，钱《志》入经部尔雅类，侯《志》入经部小学类，姚《志》亦入经部小学类，曾《志》入六艺志孝经类。

按：钱《志》单设尔雅类，未设小学类，本应入小学类的书籍却入经解类，如许慎《说文解字》十四篇、郭显卿《字指》。曾《志》樊光《尔雅注》、李巡《尔雅注》不入六艺志小学类而入孝经类，此分类方法可能沿袭班固《汉书·艺文志》以尔雅附孝经家的作法，似有不妥。

曹喜《笔论》一卷，崔瑗《篆草势》，蔡邕《篆势》、张芝《笔心论》五篇，侯《志》入经部小学类，姚《志》析入子部杂艺术类。

按：《四库全书总目》依《汉书·艺文志》小学类的范围收书，将讲幼仪的书入儒家，讲笔法的书入杂艺类，讲蒙求的书列入故事类，便于查阅记诵的书入类

书类。姚《志》的分类可能更多的参照了《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法。姚《志》将曹喜《笔论》、崔瑗《篆草势》、蔡邕《篆势》、张芝《笔心论》等讲解书法理论的书归入子部杂艺类是合理的，当从姚说。同样，顾《志》将崔瑗《篆草势》、崔瑗《隶书势》、崔瑗《草草势》、蔡邕《篆势》、蔡邕《隶势》、蔡邕《笔法》皆归入经部小学类。曾《志》将曹喜《笔论》、张芝《笔心论》亦归入六艺志小学类。曾氏曰：“古之小学，形声训诂而已，其论点画之疏密，结构之纯杂，则道而近乎艺矣。然后汉之时，曹喜、崔瑗、张芝、蔡邕之伦，并以此术擅名一时，著为论说，以启后学，虽无关宏旨，亦小学之支流别派，不可废也，兹仍隶之小学家。”<sup>①</sup>按：姚《志》分类更为合理，当从姚说。

蔡邕《女师篇》，侯《志》、顾《志》入经部小学类，姚《志》析入子部儒家。侯《志》一字石经八篇<sup>②</sup>入小学类，曾《志》石经七篇入六艺志小学类，姚《志》析入五经总义类，著录为《熹平石经》八部。

按：《隋书·经籍志》经部小学类“梁有司马相如《凡将篇》，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崔瑗《飞龙篇》，蔡邕《圣皇篇》、《黄初篇》、《吴章篇》，蔡邕《女史篇》合八卷，亡。”侯《志》、顾《志》可能依《隋志》过录。谢启昆《小学考》文字类：“蔡氏《女史篇》，《七录》一卷。此篇四字或三字为句，便于女子初学成诵者。首有‘女史’句，故以名篇，后世女《千字文》所由昉也。”由此可知，蔡邕的《女史》乃讲幼仪之书，故姚氏入子部儒家类。

《牟子》二卷，五志隶属类目不同，钱《志》入子部，侯《志》入子部道家，顾《志》入子部诸子类，姚《志》入子部儒家类，曾《志》入了兵志道家。

按：此书各家著录类目不一，侯《志》认为《牟子》二卷，一名《理惑论》。侯氏认定《隋志》将其列于儒家，不若《唐志》列于道家为善，遂从《唐志》，列入子部道家。顾《志》《牟子》注曰：“《隋志》儒家《牟子》二卷，后汉太尉牟融撰，《唐志》入道家。案：藏经本《牟子》入佛《弘明集》，平津馆丛书有辑本。”曾《志》《牟子》二卷注曰：“一云太尉牟融，一云牟子博传。”曾《考》曰：“一名《理惑论》，《隋志》二卷，新、旧《唐志》同。”曾《志》认为应从《唐志》，

① 曾朴《补后汉艺文志并考》叙录，《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450页。

② 指一字石经《周易》三卷、一字石经《尚书》六卷、一字石经《鲁诗》六卷、一字石经《仪礼》九卷、一字石经《礼记》一卷、一字石经《春秋》一卷、一字石经《公羊传》九卷、一字石经《论语》二卷。

入子兵志道家类。姚《志》子部儒家著录“《牟子》二卷，牟融撰。”姚按：两《唐志》道家有《牟子》二卷，牟融撰。其书亦名《理惑论》，乃灵、献时苍梧人所作，一云牟子博所传，与此别为一书。姚氏认为两《唐志》著录的《牟子》二卷，又称《理惑论》，与牟融撰《牟子》非系一书。姚《志》在子部道家类又著录牟子《理惑论》三十七条。姚氏认为《隋志》儒家著录的《牟子》谓即此牟子《理惑论》，恐非是。姚引临海洪颐煊校刊序曰：“《隋志》《牟子》二卷，后汉太尉牟融撰。新、旧《唐志》同。梁僧祐《弘明集》有汉牟融《理惑论》三十七篇，前有自序云一名牟子《理惑》。按《后汉书·牟融传》融代赵熹为太尉，建初四年薨。是书自序云灵帝崩后，天下扰乱，则相距已百余年，《牟子》非融作，明矣。”经姚氏考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隋志》认为《牟子》又名《理惑论》，这种说法恐不对，故应从姚《志》入子部儒家。

仲长统《昌言》十卷，钱《志》入子部，侯《志》入子部儒家，顾《志》入子部诸子类，姚《志》入子部杂家，曾《志》入子兵志杂家。问题焦点在于入儒家还是杂家。《隋志》、《旧唐志》入杂家，《新唐志》入儒家。曾氏曰：“仲长统《昌言》其所陈说，意尚颀削，则近于法；长于辩说，则近纵横。疾奢尚俭，则近于墨，而儒理亦往往杂出，其间盖杂家言也。”曾说、姚说应为妥帖，入子部杂家更为适合。

明帝《五家要说章句》，钱《志》入子部，注曰：“华峤书作《五行章句》”。侯《志》入经部书类，注曰：“见《桓郁传》，此书未知宜何属，以明帝从桓荣受《尚书》，又《尚书》有洪范五行之学，故入书部。”顾《志》入经部尚书类，注曰：“显宗自制，桓郁校”。姚《志》孝明皇帝《五家要说章句》入经部书类，姚按：樊準疏言删定乖疑，稽合图讖，则篇为五行传说之书。汉以来为此学者，伏生以下有夏侯始昌、夏侯胜、许商、刘向、刘歆诸人，似删诸家之要，传以图讖而又为之章句。曾《志》入数术志五行家，曾氏曰：“明帝《五家要说章句》盖亦五行占候之属，故《册府元龟》注曰：五家，五行之家也。侯氏误为洪范五行，入尚书，兹改隶五行家。”<sup>①</sup>曾案：“《樊準传》注、《桓郁传》注引《东观汉记》，《御览》五百九十一引华峤书俱作《五行章句》。《册府元龟》‘《郁传》言五家即谓五

<sup>①</sup> 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叙录，《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450页。

行之家也。’据此，则范《书》所载之名不误，诸书直称《五行章句》，史家便文也。《书钞》引华峤书称弟注《五经要说章句》，此传写之伪。”<sup>①</sup>曾氏考证颇有道理，笔者认为应从曾《志》入五行类。

程曾《五经通难》、沛献王辅《五经通论》、班固等《白虎通德论》、曹褒《通义》、许慎《五经异义》、郑康成《驳五经异义》、郑康成《六艺论》、刘表《后定五经章句》姚《志》入经部五经总义类，而曾《志》入六艺志论语类，似有不妥。曾《志》道佛志收录的是道经与佛经，如魏伯阳《太上金碧经》等，与方伎志收录的魏伯阳的《蓬莱山东西灶还丹歌》、《大丹九转歌诀》以及张道陵的《神仙得道灵乐经》等无确定界限，归类显得芜杂。

综上分析，在具体书籍的归类上，首推以姚《志》最为准确，姚氏能根据图书的具体内容进行归类，且多有详据考证。

附表：

书名	钱《志》	侯《志》	顾《志》	姚《志》	曾《志》
崔篆《周易林》	经部易类		经部周易类	子部五行家	
张满《周易林》	经部易类		经部周易类	子部五行家	
许峻《易灾条》《易杂占》	经部易类		子部阴阳五行类	子部五行家	数术志杂占类
《周易版词》	经部易类		经部周易类	子部五行家	
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二卷	经部易类	子部仙释类	子部道书类	道书类	方伎志神仙类
杨终《春秋外传改定章句》十二篇	经部春秋类	经部春秋类	经部春秋三传类	史部杂史类	六艺志春秋类
郑众《国语章句》	经部春秋类	经部春秋类	经部春秋三传类	史部杂史类	
贾逵《国语解诂》二十一篇	经部春秋类	经部春秋类	经部春秋三传类	史部杂史类	

<sup>①</sup>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卷九，第106页，《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552页。

樊光《尔雅注》	经部尔雅类	经部小学类	经部小学类	经部小学类	六艺志孝经类
李巡《尔雅注》三卷	经部尔雅类	经部小学类	经部小学类	经部小学类	六艺志孝经类
曹褒《五经通义》十二篇	经部经解类		经部五经总类	经部礼类三礼 <sup>①</sup>	六艺志论语类
曹喜《笔论》一卷		经部小学类		子部杂艺术	六艺志小学类
崔瑗《篆草势》		经部小学类		子部杂艺术	文翰志
蔡邕《篆势》		经部小学类		子部杂艺术	
张芝《笔心论》五篇		经部小学类		子部杂艺术	六艺志小学类
蔡邕《女师篇》		经部小学类		子部儒家	
《石经》八篇		经部小学类		经部五经总义	
沛献王辅《通论》	经部经解类	经部群经类	经部五经总类	经部五经总义类	六艺志论语类
《白虎通义》	经部经解类	经部群经类	经部五经总类	经部五经总义类	六艺志论语类
程曾《五经通难》	经部经解类	经部群经类	经部五经总类	经部五经总义类	六艺志论语类
许慎《五经异义》	经部经解类	经部群经类	经部五经总类	经部五经总义类	六艺志论语类
郑玄《六艺论》	经部经解类	经部群经类	经部五经总类	经部五经总义类	六艺志论语类
刘表《后定五经章句》	经部经解类	经部群经类	经部五经总类	经部五经总义类	六艺志论语类
《牟子》二卷	子部	子部道家类	子部诸子类	子部儒家类	子兵志道家类
仲长统《昌言》十卷	子部	子部儒家	子部诸子类	子部杂家	子兵志杂家
《到恽书》八篇	子部	子部杂家	子部诸子类	子部杂家	子兵志儒家

① 姚按：《经义考》有曹褒《五经通义》十二篇。考本传无“五经”字，今入礼类三礼中。

## 四 五家补志著录项目研究

著录是对文献内容和形式特征进行分析、选择和记录的过程，同时也是揭示文献最基本的方法之一。著录的质量决定着书目的质量。先著者后书名的著录顺序在正史艺文志补撰的兴起和鼎盛阶段占主导地位，后期补志之作则以先书名后著者为主。五家补后汉艺文志对著者、书名、篇卷数等基本的著录项均加以著录，在著录项目的安排上均是先著者后书名，顾《志》、姚《志》在别集一类著录时，多数将官职置于著者之上，如顾《志》《云阳令朱勃集》二卷；姚《志》《司空荀爽集》三卷，录一卷。五家著录的不同点主要在于考证的精密与否。（这在下文将着重论述）

五家补志之作在基本项的著录上存在着差异，具体表现在：

### （一）卷数的不同

五《志》在同一书卷数的著录上也存在差异，如：

荀爽《周易传》：钱《志》作十卷，姚《志》作十一卷；

郑玄《周易注》：钱《志》作十卷，侯《志》作十二卷，曾《志》作九卷；

郑玄《毛诗谱》：侯《志》作三卷，姚《志》作一卷；曾《志》作二卷；

郑玄《三礼图》：侯《志》作九卷，顾《志》作一卷，姚《志》作三卷；

刘熙《谥法注》：姚《志》作一卷，曾《志》作二卷；

服虔《春秋左氏传解谊》：姚《志》、钱《志》作三十一卷，曾《志》作三十卷；

刘珍《释名》：侯《志》、姚《志》、曾《志》作三十篇，顾《志》作五十篇；

刘熙《释名》：侯《志》、曾《志》均作八卷，顾《志》作三十篇，姚《志》作二十七篇；

许慎《说文解字》：侯《志》、姚《志》、曾《志》均作十五卷，顾《志》作十四篇；

郭训《古文奇字》：姚《志》作二卷，曾《志》作一卷；

蔡邕《劝学篇》：侯《志》、姚《志》、曾《志》作一卷，顾《志》作二卷；

郭训《古文奇字》二卷，曾《志》作一卷；

卷数不一的原因可能是各家在补志过程中所依据的书目不同所致，比如不同书目对同一书籍的卷数记载不一，如郑玄《周易注》，《七录》十二卷，《隋志》九卷，《释文·叙录》十卷，录一卷。各家在著录时钱《志》作十卷，可能依《释文·叙录》；侯《志》作十二卷，可能依《七录》；曾《志》作九卷，可能依《隋志》。

## （二）书名的不同

五《志》所收书名除因刊刻产生的异体字外，有大量的存在着显著差异，臚列部分如下：

姚《志》经部易类马融《周易传》十卷，钱《志》作马融《周易注》十卷，顾《志》作马融《易注》；

姚《志》经部书类张奂《减定牟氏章句》，顾《志》作张奂《牟氏尚书章句删》，钱《志》作张奂《尚书章句》；

姚《志》经部书类贾逵《尚书古文同异》三卷，侯《志》、曾《志》均作贾逵《尚书今古文同异》三卷，钱《志》作贾逵《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三卷；

姚《志》经部书类马融《古文尚书传》十一卷，顾《志》作马融《尚书传》，侯《志》、曾《志》均作马融《尚书传》十一卷，钱《志》作马融《尚书注》十一卷；

姚《志》经部书类王粲《尚书问》二卷，顾《志》作王粲《尚书释问》；

姚《志》经部诗类伏黯《改定齐诗章句》，侯《志》作伏黯《齐诗章句解》九篇；曾《志》作伏氏《齐诗解说》；

姚《志》经部诗类景鸾《诗解文句》，侯《志》作景鸾《齐诗解》；

姚《志》经部诗类赵晔《诗细》，钱《志》作赵长君《诗细》二卷；曾《志》作赵君长《韩诗谱》二卷；

姚《志》赵晔《力神渊》一卷，曾《志》作赵君长《诗神渊》一卷；

姚《志》马融《毛诗传》十卷，钱《志》作马融《毛诗注》十卷；

姚《志》郑玄《毛诗笺》二十卷，侯《志》作郑康成《毛笺》二十卷；曾《志》作郑康成《毛诗笺》；

姚《志》郑玄《毛诗谱》一卷，侯《志》作《诗谱》三卷；曾《志》作郑康成《毛诗谱》二卷；

- 姚《志》经部礼类郑兴《周礼解诂》，钱《志》、曾《志》作郑兴《周官解诂》；
- 姚《志》卫宏《周礼解诂》，钱《志》、曾《志》作卫宏《周官解诂》；
- 姚《志》郑众《周礼解诂》，钱《志》作郑众《周官传》；
- 姚《志》郑玄《周官礼注》十二卷，顾《志》、钱《志》均作郑玄《周官注》十二卷；
- 姚《志》马融《丧服经传》一卷，侯《志》、钱《志》均作马融《丧服经传注》一卷；
- 姚《志》郑玄《丧服经传注》一卷，顾《志》作郑玄《丧服经传》一卷；
- 姚《志》郑玄《丧服变除注》一卷，顾《志》作郑玄《丧服变除》；
- 姚《志》刘表《丧服后定》一卷，顾《志》作刘表《后定丧服》一卷，钱《志》作刘表《后定丧礼》一卷；
- 姚《志》马融《礼记传》四十九篇，顾《志》、侯《志》均作马融《礼记注》；
- 姚《志》卢植《礼记解诂》二十卷，顾《志》、钱《志》均作卢植《礼记注》；
- 姚《志》经部春秋类郑兴《春秋左氏条例训诂》，曾《志》作郑兴《春秋左氏条例章句训诂》；
- 姚《志》孔奇《春秋春秋左氏传义诂》三十一卷，侯《志》、顾《志》作孔奇《春秋左氏删》三十一卷，钱《志》作孔奇《春秋左氏删》；
- 姚《志》彭汪《春秋左氏传记》，曾《志》、侯《志》作彭汪《春秋左氏传注》；
- 姚《志》颖容《春秋左氏条例》十卷，钱《志》作颖容《左氏条例》十卷，顾《志》作颖容《春秋释例》；
- 姚《志》谢该《左氏传释》，侯《志》作谢该《左氏释》，顾《志》作谢该《左氏解释》；
- 姚《志》包咸《论语章句》，侯《志》作包咸《论语类章句》，曾《志》作包咸《论语注》；
- 姚《志》周氏《论语章句》，侯《志》作周氏《论语类章句》；
- 姚《志》马融《古文论语注》，钱《志》作马融《论语注》，侯《志》作马融《论语训》，顾《志》作马融《论语训说》，曾《志》同侯《志》；
- 姚《志》何休《论语注》，钱《志》作何休《论语注训》，侯《志》作何休《论语注》，顾《志》作何休《论语训注》，曾《志》同姚《志》；
- 姚《志》《白虎通义》六卷，钱《志》作《白虎通德论》，侯《志》作《白虎通》

六卷，顾《志》作《白虎通义》，曾《志》作班固等《白虎通德论》六卷；姚《志》刘表《五经章句后定》，顾《志》作刘表《后定五经章句》，曾《志》同顾《志》；

书名不一的原因类似于卷数不一，主要是由于各家补志时所依据的材料差异所致，再者有的一书具有几个书名，如《白虎通德论》一作《议奏》，一作《通义》，所以各家著录不一。

### （三）考证精审不一

五家补志之作，除钱《志》外，其余四家均采用辑考体提要，对所收书籍的考证有详略的不同。下面就各家补志的考证特点分别加以论述，以达到衡量各家优劣的目的。

#### 1. 钱《志》考证特点分析

钱《志》处于正史艺文志补撰的兴起阶段，在著录内容上比较简单，体例均照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开创的注释体书目。著录项一般包括作者、书名、卷篇数、著者字号、籍贯、官职，间或著录与内容有关的事项。如郑玄《周易注》十卷，《七录》十二卷，《隋志》九卷，《释文·叙录》十卷，录一卷。玄，字康成，北海人，官大司农。

##### （1）钱《志》中书名与著者的顺序

###### ①先著撰人而后系书名篇卷

钱《志》基本上都是采用了这种先撰人后书名的著录方式，如经部注丹《易通论》，马融《周易注》十卷，史部班固《汉书》百篇，子部桓谭《新论》十七卷，集部《班固集》十七卷等。

###### ②先著书名、篇卷而后系撰人

钱《志》中这种著录方式比较少见，如史部《显宗起居注》，明德马皇后撰。子部《唐子》二十八篇，唐檀撰。《魏子》三卷，魏朗撰。《陈子》，陈纪撰。

##### （2）钱《志》中注文研究

小注是揭示文献较为灵活的方式之一，是书目基本著录的补充，它对所著录图书的书名、著者、篇卷、内容等加以进一步的说明。小注的内容具有重要的学

术价值：或简介著者，或介绍成书情况、内容主旨、刊行时间、流传情况，或纠正前人著录错误等。五家补志在考证上虽各具特色，但五志皆有小注。钱《志》主要仿《汉书·艺文志》的注释体例，注文类型尤为丰富多样，具体来说，钱《志》中的注文有以下几种：

#### ①著录著者生平

注丹《易通论》七篇，注曰：“丹，字子玉，南阳人。官大鸿胪，世传孟氏易，世号注君通。”

服虔《春秋音隐》，注曰：“虔，字子慎，河南人，官九江太守。”

马融《周易注》十卷，注曰：“融，字季长，扶风人，南郡太守。”

贾徽《左氏条例》二十一篇，注曰：“徽，字元伯，贾逵之父。扶风人，官颍阴令。”

仲长统《昌言》三十四篇，注曰：“统，字公理，山阴人，官尚书郎。”

#### ②注书之别名

陈元《左氏训诂》，注曰：“《释文·叙录》作《左氏同异》。”

郑玄《论语注》十卷，注曰：“《七录》作《古文论语注》。”

《白虎通德论》，注曰：“一作《议奏》，一作《通义》。”

郑众《春秋难记条例》，注曰：“《隋志》作《左氏传条例》。”

贾逵《国语解诂》二十一篇，注曰：“《隋志》作《春秋外传国语注》二十卷。”

郑玄《孔子弟子目录》一卷，注曰：“《新唐志》作《论语篇目弟子》。”

#### ③注篇卷异同

何休《公羊解诂》十一卷，注曰：“《唐志》十三卷，《释文·叙录》十二卷。”

《郑志》八篇，注曰：“《隋志》十一卷，《唐志》九卷。”

许慎《说文解字》十四篇，注曰：“《隋志》十五卷。”

卢植《礼记注》，注曰：“《释文·叙录》二十卷，《隋志》、《唐志》十卷。”

服虔《左氏传解诂》三十一卷，注曰：“《唐志》、《释文·叙录》三十卷。”

服虔《春秋成长说》九卷，注曰：“《新唐志》七卷。”

服虔《左氏膏肓释病》一卷，注曰：“《隋志》十卷，《新唐志》五卷。”

#### ④注书内容梗概

《郑志》八篇，注曰：“郑康成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

伏侯《古今注》，注曰：“……章怀云：其书上自黄帝，下尽汉质帝，凡八卷。”

班固《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注曰：“述平林新市公孙述事。”

刘珍《释名》八卷，注曰：“辨万物之称谓。”

《桓谭集》二卷，注曰：“有赋、诔、书、奏二十六篇。”

《曹大家集》二卷，注曰：“有赋、颂、铭、诔、问注、哀词、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

《杨修集》二卷，注曰：“有赋、颂、碑、讚、诗、哀词、表、记、书，凡十五篇。”

#### ⑤注材料出处

郑众《论语传》，注曰：“见《册府元龟》。”

麻达《论语注》，注曰：“见《广韵注》。”

贾逵《周官解诂》，注曰：“见本传。”

鲁丕《难贾逵黄香说》，注曰：“见丕传。”

应劭《汉官》五卷，注曰：“见《隋志》。”

张机《评病要方》一卷，注曰：“见《隋志》。”

#### ⑥解释书名

景鸾《交集》，注曰：“鸾治《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名为《交集》。”

周长生《洞历》十篇，注曰：“王充称其上自皇帝，下至汉朝，锋芒毛发之事，莫不记载，与太史公表、记相似类也，上通下达，故曰《洞历》。”

#### ⑦注著者著书动机

许慎《五经异义》，注曰：“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而作。”

荀悦《汉纪》三十篇，注曰：“……献帝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作此书。”

《德行》一篇，注曰：“太尉李固以忠直为梁冀所害，弟子河内赵承、颍川杜访、汝南郑遂等七十二人共述顾言迹，作此篇。”

刘梁《破群论》，注曰：“尝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党，乃作此论。”

应奉《感骚》三十篇，注曰：“奉追愍屈原，因以自伤，凡数万言。”

梁竦《悼骚赋》，注曰：“竦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沉身，乃作此赋，系玄石而沉之。”

### ⑧注他人评论

阳成子《长乐经》，注曰：“王充称其造于助思，极睿冥之思，非庶几之才，不能及也。”

崔寔《四民月令》一卷，注曰：“……论当世便事数十条，为政论切，指事要，言辨而确。”

应劭《风俗通》三十卷，注曰：“文虽不典，世服其洽闻。”

### ⑨纠正前人著录错误

袁康《越绝书》十五卷，注曰：“其友吴平同定，凡二十五篇。《隋志》以为子贡作，非也。”

钱《志》主要运用了小注，其内容几乎涉及文献内容和形式特征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对今已亡佚的书的注释，为了解文献提供了重要的书目资料，但是钱《志》小注比较简单，还有的书籍直接著录作者、书名而无注释，亦无材料出处，在五家补志之作中考证最为简略。

## 2. 侯《志》考证特点分析

正史艺文志补撰进入鼎盛阶段以后，辑录体提要被广泛用来揭示文献。所谓辑录体，是用摘引成文的方法，广泛辑录相关资料如历代官私书目、类书、文集、地方志、学术笔记、序跋、评论、辑佚家的辑本及其叙录等来揭示图书的内容得失。南宋王应麟的《玉海·艺文》首创此类解题。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充实和完善了辑录体提要的编撰方法。五志之中，侯《志》、顾《志》、姚《志》、曾《志》均采用了辑录体提要，还有的作者加了案语，进一步区分异同、辨别真伪，考证著者爵里姓字，大大提高了补志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

侯《志》吸收了乾嘉时代经史考订的成果，运用辑录体书目的编撰方法，把有关考史、注史、校史以及古佚书辑本和序跋等一并辑入。侯氏还加入个人案语，阐发个人见解。侯《志》不仅丰富了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的内容，提高了补志著作的参考价值，而且为补史艺文志的深入发展开创了新途径。<sup>①</sup>其考证特点主要有：

### (1) 发凡著述体例，标明材料出处

<sup>①</sup> 曹书杰《清代补史艺文志述评》，载《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

侯《志》在卷一首端白注曰：“凡诸书见本传及《隋》、《唐》、《宋志》、《释文·叙录》者，皆不著所出，若采自他书或附传者，则著之”，并加以考证。又云“诸书卷数互异，则从其多者著录，盖卷数之少，或是后人阙佚，非原本也”。这是侯《志》较钱《志》著录方法的进步。

## (2) 将书目辑佚的义例与考证相结合

如郑康成《周易注》十二卷：《魏志高贵乡公记》淳于俊曰：“郑玄合《象》、《象》于经，欲使学者寻省易了也。《周易正义》郑玄作《易赞》及《易论》。王应麟曰：何休见郑玄注《易》，谓其道出系表。又曰：康成注《易》多论互体。又曰：康成《诗笺》多改字，其注《易》亦然，如‘包蒙’，谓‘包’当作‘彪’，文也。《泰》包荒，谓‘荒’读为‘康’，虚也。《大畜》豶豕之牙，谓‘牙’读为‘互’。《大过》枯杨生萑，谓‘枯’音‘姑’。‘蕃庶’读为‘藩遮’，谓藩遮，禽也。《解》百果草木皆甲宅，‘皆’读如‘解’。解谓坼罅，皮曰甲，根曰宅。《困》剝削当为倪兀。《萃》一握为笑，‘握’读为‘夫三为屋’之‘屋’。《系辞》道济天下，‘道’当作‘導’，言天下之至。《说卦》为《乾卦》，‘乾’当为‘幹’。”卢见曾曰：“往余读《五经正义》所采郑《易》间及爻辰。初，未知为何物，及考郑注《周礼太师》与韦注《国语》乃律家合辰、乐家合声之法，盖乾坤十二爻左右相错。《乾凿度》所云闲时而治六爻，故谓之爻辰也。汉儒说《易》并有家法，其不苟作如此。”案郑《易》今有王应麟、惠栋、孙堂三家辑本。

此段辑录《魏志》、《周易正义》注明资料来源，引王应麟、卢见曾之语意在说明郑玄注《易》的特点，同时指出该书的辑本。

郑康成《易纬注》九卷：“康案：康成《易纬注》《七录》九卷，《隋志》仅存八卷而不详纬书之名。章怀注《樊英传》称《易纬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凡六篇。《玉海》引《李淑书目》《易纬》九卷，《乾凿度》、《稽览图》、《通卦验》各二；《辨终备》、《是类谋》、《坤灵图》各一。纬书六而卷数九，与《七录》及《后汉书注》皆符。《玉海》又云：‘今三馆所藏《乾凿度》、《通卦验》皆别出为一书而《易纬》止有郑氏注七卷；《稽览图》第一，《辨终备》第四，《是类谋》第五，《乾元序制记》第六，《坤灵图》第七，二卷、三卷无标目。’《书录解题》载《易

纬》七卷，郑康成注，即三馆之郑氏注七卷也。又载《易通卦验》二卷、《乾凿度》二卷，亦郑氏注，则三馆所谓‘别出为一书’者也。据所言，是《易纬》又有七篇，多《乾元序制记》而卷数则分为十一。《郡斋读书后志》载《易纬》郑注亦六篇，有《乾元序制记》而无《乾凿度》，与诸书又复参差。今《四库》中从《永乐大典》采出者七篇，与宋三馆《书录解题》同。《四库书目》疑《乾元序制记》本古纬所无，后人于各纬中分析以成此书。然则《易》篇名白当以章怀注及《李淑书目》为合，今仍纬录《乾元序制记》者，亦疑以传疑之意，至各纬卷数互有不同，盖皆后人所分，非康成原本，故今仅从《七录》总称九卷而不复细析之云。”

此例侯《志》详细考证了《易纬》篇卷分合的来龙去脉，对于考镜图书存佚具有重要价值。

(3) 侯《志》虽将辑录与考证相结合，但仍存在很多缺点与不足。

首先，侯《志》的辑考体提要或详或略，很多种书直接登录作者、书名而无任何考证，显得极为简单。如袁京《易难记》、樊英《易章句》、卢植《尚书章句》等，不一而足。

其次，侯《志》考证很多不得体要。王承略先生指出：“补志贵在有所考证，但考证而不得提要，只能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所谓提要，就是对一书的著述始末、内容得失、版本流传、文字异同等一一诠释，给读者提供真实全面的材料，以备参考。侯康在补志的考证中，往往不得体要。清代辑佚之风大盛，书目考证利用辑佚成果，势所必然。但侯氏把一书的佚文全罗列在书目里，很不可取。因为佚文可以自成辑本，使书目包纳佚文，这样的书目考证，俨然成为辑本丛书了。考证和辑佚，各有不同的目的和作用，是不能合而为一的。”<sup>①</sup>

侯《志》有很多在书目下汇集佚文、如子部道家类《牟子》二卷下辑录白序与洪颐煊有关考证论述，所辑资料及案语长达774字。最后为“康按《隋志》列于儒家，究不若《唐志》列于道家之为善，今从《唐志》”。

### 3. 顾《志》考证特点分析

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辑录征引较侯康更加繁详，把所能辑得的佚文也

<sup>①</sup> 王承略《正史艺文志及补志浅论》，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3期。

详尽罗列。顾氏补志时，侯康已死，相互间似乎没有什么影响。顾《志》亦采用辑考体的方法，反应了补志工作发展的时代趋势。

(1) 蒋国榜谓是志有“四善”

一曰通今。班氏志艺文，详载若干篇、若干卷，皆以载籍见存。今从数千年后掇拾遗文，则不复能依其例，四部之名，始于荀勖，东汉尚无此称，然今人习惯分别部居。太史公书百三十篇非编年体，而班《志》附春秋家，其时，史未成家也，今乌的不称之曰史。楚辞班《志》入诗赋，《通志》列别集前，兹编从之，是曰通今。

一曰信古。七家《后汉书》自范书盛行，诸家遂微，然史家载笔，不讳润色，毁誉爱憎，或失其真，诸家并在范前，见闻为近，残篇段简，皆可宝贵。诸书既佚，复从类书中转录而出，书钞出一人之手，征引即有异同。《御览》集众人所成，增减亦分优劣。此编取舍皆有斟酌且有合并参用者，盖有著述之意，不专以考证为主，既广异闻，亦求定论，是曰信古。

一曰正名。蔚宗作《后汉书》，自谓体大思精，于《三国志》中如孔融诸人抽出另作列传，可谓有识，然未为曹瞞作传，则以刘宋之于晋与曹魏之于汉如出一辙，未能直笔司马文正之书。武侯入寇皆有不得已之苦衷。先生此编于别集类大书曰《镇东将军费亭侯曹操集》，削追谥之陋，于蜀汉之人引而近之，魏吴之人低一格以示区别，可谓诛奸谏于既往，发潜德之幽光，先生维持世教深矣，是曰正名。

一曰纪实。一代之书必依一代之事实。货殖、游侠，前汉所有，范书删之，无者不能虚悬其目也。党锢、逸民、独行，前汉所无，范书增之，有者不能遽掩其真也。图讖之学，桓谭非之，诸儒正经之下，此编别为一类，列之末卷，所以存当年之尚，祛后世之大惑也。道家远在释家之前，然张道陵崇于孝和之世，佛教则自孝明时入中国，其书在前可知，故移佛于前。《尔雅》班《志》附孝经家，《通志》入经类。然班氏以《小尔雅》一篇、《古今字》一卷、《弟子职》一篇，连类书之，其下即为小学家，是《尔雅》为群经之功臣，为小学之初祖。此编移冠小学，所以县释经之用，此皆实事求是，不苟从众，是曰纪实。

此“四善”指出了顾《志》著录的纪实性以及分类方法的进步，是顾《志》

的特点。

### (2) 顾《志》对作者可考者，都简介其生平并作考证。

注丹《易通论》注曰：“丹，字子玉，南阳育阳人。世传孟氏易，王莽时避乱，教授徒众数百人，建武初为博士，作《易通论》七篇，世号注君通。丹学问研深，《易》家宗之，称为大儒。”

卢植《尚书章句》，注曰：“植，字子幹，涿郡涿人，少与郑玄俱事马融。建宁中，征为博士，拜九江太守，以疾去官，作《尚书章句》。”

### (3) 辑考体提要的进一步运用

顾《志》辑录征引材料更为丰富，辑得的佚文也详尽罗列。卫宏《毛诗序》辑录文字达三千余字。马融《丧服经传注》辑录文字达四千余字。再如赵岐《三辅决录》，广辑《后汉书》注、《三国志》注及唐宋类书等所载佚文六千余字，大大超过《说郛》本所辑。

顾《志》的辑考体提要保存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但是大篇幅的罗列佚文也造成了考证的不得体要。顾《志》对有些书目则只作简单著录，未进行详细考证，正如蒋国榜序所言“引书篇名或注或否，或详或略，甚至互讹”。

### (4) 顾《志》创为经学师承一卷

顾《志》卷十为经学师承上，“而今未见下卷”，列述经师传记，虽然未见簿录家有此体例，然著录资料丰富，有助于考镜后汉学术发展源流。

经学师承方面，顾《志》将易类分为治施氏易、治梁丘易、治京氏易、治孟氏易、治费氏易五类。书类，分为治大夏侯尚书、治小夏侯尚书、治欧阳尚书、治古文尚书四类。诗类，分为治齐诗、治鲁诗、治韩诗、治毛诗四类。礼类，分为治庆氏易、治周官、治仪礼、治小戴礼四类。春秋类分为治公羊颜氏春秋、治严氏春秋、治穀梁春秋、治左氏春秋四类。孝经类分为治古文孝经、治今文孝经两类。另治论语一类。

经学师承后又设讖纬一类。櫜三案：“朱竹垞云：‘东汉之世，以通七纬者为内学，通五经者为外学。盖自桓谭、张衡而外鲜不为所惑者。’今将专精图纬诸儒传授、注释篇名汇为一卷。时郑君注经引纬为说，今附于小学之末，以备考云。”顾《志》此类充分反映了后汉时期讖纬之学的盛行，对于研究后汉学术具

有重要意义。

#### 4. 姚《志》考证特点分析

姚《志》运用前人经史考订上的方法，博稽群籍，辑录大量的列传、序跋与使用价值较高的书目资料，对浩繁的资料，加以分条辨惑，断以心裁，然后分条排比，或以时代先后为次，或以事类联贯为次，先以撰人始末，次及本书源流。其特点主要有：

(1) 著者事略，一一详载。姚氏征引诸史纪传，名家文集及各书序跋，一一叙述。

伏恭《减定齐诗章句》：“《范书·儒林传》：恭，字叔齐。少传黯学，以任为郎。建武四年，除剧令，举尤异、太常试经第一。拜博士，迁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永平二年，代梁松为太仆。四年，拜司空。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罢。建初二年冬，肃宗行乡礼，以恭为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陆玠《诗疏》曰：‘伏黯传理家学，改定章句，以授嗣子，恭删黯章句，定为二十万言。’按：伏氏世系伏生，八世理，九世湛，湛弟黯，黯子恭，十世隆，十三世无忌，十五世完。自伏生后世传经学，而《齐诗章句》自伏理至此，凡三定其本。”

赵晔《诗细》：“《范书·儒林传》：‘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人也。少尝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耻于厮役，遂弃车马去。到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积二十年，绝问不还家，为发丧制服。晔卒业乃归。州召补从事，不就。举有道。卒于家。晔著《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惠栋《后汉书补注》：‘《会稽典录》曰：抚嘉其精力，尽以其道授之。抚卒，晔经营葬之，然后归。’”

上述两例，姚氏侧重介绍著者生平及著述情况，可以使读者更好的考见当时的学术背景和学术渊源。

(2) 考证文献流传、存佚及辑本情况

如马融《丧服经传》一卷：“《释文·叙录》曰：《丧服》一篇，又别行于世，马融注《丧服》。《隋书·经籍志》曰：其《丧服》一篇，子夏先传之，诸儒多为注解，今又别行。又曰：《丧服经传》一卷，马融注。《唐·经籍志》：《丧服记》一卷，马融注。《艺文志》：马融注《丧服记》一卷。马国翰辑本序

曰：《丧服经传》，马氏注一卷。《仪礼》疏引数条，杜佑《通典》所引最多，缺者盖无几矣。侯《志》曰：王谟、孙冯翼俱有辑本一卷。”

荀爽《礼传》：“马国翰辑本序曰：《后汉书》本传称其著《礼》、《易传》。隋、唐《志》皆不载。《册府元龟》载其目而不言卷数，则佚已久矣。兹从《风俗通》残本及《通典》、《文选》注、《路史》注辑得五节。”

上述两例，姚氏侧重考证文献的流传著录情况及辑本情况，便于我们对书籍的流传脉络有更好的把握。

### （3）辑录后人对文献评说的宝贵资料

如荀悦《汉纪》引范曄《后汉书·荀淑传》评语：“辞约事详、论辩多美。”张璠《后汉纪》评语：“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其书大行于世。”《汉纪目录》评语：“……凡在《汉书》者大略粗举，其经传所遗阙者差少，而表志势有所不能尽，凡为三十卷，数十余万言，省略易习，无伤本书。”

如班彪《前史得失略论》引《文心雕龙·史传篇》评语：“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

这类提要对了解本书的价值和影响有很大帮助。

### （4）以按语形式考证书籍之有疑问者

如郑众《毛诗传》下引侯《志》曰：“范蔚宗、陆玕、陆德明皆但云郑众传《毛诗》，不言作传，惟《隋志》有作传之文，而亦不注其书，疑误也。今亦未敢臆断，姑录之。其说今绝无存，惟旁见《周礼》宰夫之职注、点瑞注、大司马注，与毛《传》郑《笺》俱异。至如序官膳夫注、鹵人注、射人注、隶仆注、小司寇注，则固无异解也。”姚按：“郑众本传云作《春秋难记条例》，兼通《易》、《诗》，则《隋志》之言不为无据，其但见于序而不著于录者，则其书久亡。《七志》、《七录》所不载，故亦无从记述。侯《志》疑其误，非也。”

如郑玄《三礼图》三卷：“《隋书·经籍志》《三礼图》九卷，郑玄及后汉侍中阮谿等撰。《日本国入见在书目》《周礼图》十卷，郑玄、阮谿等撰。”姚按：“《三礼图》首《周礼》，故佐世误以为《周礼图》。考《隋志》《三礼图》之后有《周室王城明堂宗庙图》一卷，祁谿撰。祁谿似阮谿之误。外藩本合为一帙，故十卷，疑本是一书，《隋志》误析之。”

姚氏以按语的形式对有疑问的、前人误收、归类不当的书籍进行了详尽的考证,以明真伪,且考证结论令人信服,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 (5) 著录各书皆注明出处

姚《志》对著录的书籍均注明出处,较其余四家显得更为详备。凡所辑征皆注出处,凡所考识则以“按”别出。<sup>①</sup>

综上所述,姚氏此书,旁征博引,收罗周密,考证精审,实为诸家补《后汉艺文志》之冠。姚氏补志,属目录学家之作,故体例纯正,辑而不凡,考而不乱,颇有目录家之家法<sup>②</sup>。

### 5. 曾《志》考证特点分析

曾朴在《补后汉艺文志并考》自序中交代了补后汉艺文志的必要性及成书情况。他说:“夫学术之盛,莫盛于我朝,而我朝之学尤莫盛于经史。循流溯源,后汉一代之文籍,乃我朝学术之关键也。”<sup>③</sup>道出了后汉学术的重要性,乃有清一代学术之源头。曾氏又曰:“蔚宗《后汉书》志既已蠹车轴矣,司马彪书有志而不志艺文,《七录》言袁山松书有艺文志而今已亡佚。”曾朴有志网罗总括,以补前史之不足,自光绪庚寅(1890)至己未(1895),“历六年之久,成十卷之书。”<sup>④</sup>是志取《后汉书》本传、隋、唐《经籍志》、《经典释文·叙录》凡涉及后汉者写出之,继乃博考群书兼及二藏,越五月而共得书五百余部。其考证特点如下:

(1) 曾《志》“目下小注,或记字里、爵位,或撮书中大旨,盖仿班氏自注例也。”<sup>⑤</sup>

#### ①记作者字里、爵位

杜子春《周官注》,注曰:“河南缙氏人,刘歆弟子。”

孔嘉《春秋左氏说》,注曰:“字山甫,扶风人,官至侍中。”

刘熙《谥法注》三卷,注曰:“字成国,北海人,官至南安太守。”

#### ②撮括书之大旨

<sup>①</sup> 曹书杰《清代补史艺文志述评》,载《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

<sup>②</sup> 曹书杰《清代补史艺文志述评》,载《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

<sup>③</sup> 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自序,《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447页。

<sup>④</sup> 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自序,《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448页。

<sup>⑤</sup> 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叙录,《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450页。

如荀爽《汉语》注曰：“集汉事成败可为鉴戒者。”

卫飒《史要》十卷注曰：“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

郑康成《丧服变除》一卷注曰：“以戴德《丧服变除》为本而附以己意。”

曾氏指出“惟作者范《书》有传，则字里、爵位概从阙如。其书现存及无考者，亦不撮括旨义。”<sup>①</sup>

## (2) 曾《志》详述著述凡例

### ①关于称篇、称卷问题。

曾氏认为《中经》、《七志》亦皆有篇有卷，至《七录》而后，始有卷无篇。曾《志》篇卷悉从称引最先者，最先称篇，则亦称篇，称卷亦称卷。卷数多寡，亦同其例，其篇卷无考者，则注“卷数佚”三字于旁。如张楷《尚书注》下注“卷数佚”。

### ②仿《七志》、《七录》体例，标明某某志记某某。

曾《志》首卷即注明补志内篇六，外篇一。六艺志记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纬候。记传志记史记、杂史、旧事、杂传、地域。子兵志记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家、农、小说、兵。文翰志记诗赋、杂文。算术志记天文、历算、五行、杂占、形法。方伎志记医经、经方、神仙、房中。道佛志记道、佛经。

### ③关于著录篇卷总数的问题。

曾氏指出补志不同于作志，补志时书既亡多而存少，偶存目录篇卷可稽者，十不四五，因此于总计书数凡若干部之下，加卷数可考者，或称篇卷数可考者，或称章篇卷数可考者数语，其卷数无考者不列。如易十一部，篇卷数可考者七篇五十卷。凡礼三十四部，篇卷数可考者一百六十九篇，一百三十一卷。

④曾《志》谓“凡称篇称卷，或多或寡，悉次时代，概行编列。大约以《汉》、《隋》、两《唐》、《宋志》为主。余如原出之书，私家之目，但有称述，无不等载。”<sup>②</sup>

## (3) 曾《志》断限颇严，自成一家。

曾《志》指出：“此志既已断代为例，则界限之间，不宜蒙混。钱氏录阳成

① 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叙录，《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450页。

② 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凡例，《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453页。

之经，侯氏著王莽之记，一则上溢先朝，一则下漏霸史。兹凡曾仕莽朝，经受魏职，虽逮事光武，卒于建安者，悉不著录。以昭画一，而于《考》中则别立前后两录，详为考证，既不杂糅，亦无挂漏，庶两得之至。”<sup>①</sup>曾《志》后设前录外篇，记新莽时人。设后录外篇，记三国人而卒于延康前者。可以说，曾《志》的断限谨严，自成体系。

(4) 曾《志》考注精良，资料丰富，将诸家考证附于书后，并阐明己见，颇有独到之处。

郑康成《尚书注》下小注曰：《隋志》九卷，《释文·叙录》、新、旧《唐志》同。标明各家著录的篇卷异同。后附诸家各家考证及己见。引述材料如下：

《范书·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郑玄为之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

《虞翻别传》曰：“北海郑玄所注《尚书》，以《顾命》康王执瑁，古‘月’似‘同’，从误作‘同’，既不觉定，复训为杯，谓之酒杯。成王疾困凭几，洮颡为濯，以为澣衣成事，‘洮’字虚更作‘濯’，以从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读当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为昧。‘分北三苗’，‘北’古‘别’字，又训北，言北犹别也。若此之类，诚可怪也。”曾案：此四事，近孙星衍、王鸣盛、赵坦、汪家禧等皆申证难虞。

《高贵乡公》曰：“郑云：‘稽古’、‘同天’，言尧同於天也。王肃云：‘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二义，不同仲尼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之大美在乎！则天顺考古，道非其至也。’”

《书·尧典》正义曰：“郑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内，分其《盘庚》二篇、《康王之诰》又《泰誓》三篇为三十四篇，更增益伪书二十四篇为五十八。”

《隋志》曰：“梁、陈所讲，有孔、郑二家，齐代惟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

《北史》曰：“齐时，儒士罕传《尚书》之业，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业于屯留王聪，传授浮阳李周仁及渤海张文敬、李铉、河间权会，并郑康成所注，非古文也。”

王应麟曰：“郑康成《书》注间见于疏义，如作服十二章，州十二师，孔注皆所不及。”

<sup>①</sup> 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凡例，《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453页。

又曰：“康成注《禹贡》九河曰：齐桓公塞之同为一。按《春秋纬宝乾图》曰：‘移河为界，在齐吕填于八流以自广。’郑盖据此文。”

顾炎武曰：“马融、郑玄注《古文尚书》载于《旧唐书·经籍志》，则开元之时尚有其书而未尝亡也。”

侯康曰：“《正义》谓郑更增益伪书二十四篇为五十八。案郑所增益者乃真古文，非张霸伪书，孔误。郑虽增此二十四篇而作注，则仍止三十四篇。马季长所谓逸十六篇，绝无师说，故马、郑诸儒皆不注之也。”（曾按：十六篇即二十四篇，盖合九，共九篇为一也。）

曾氏在此基础上更加考证。曾案：《隋志》及《释文》均有郑康成《尚书音》，陆德明以为汉人不作音，后人伪托。兹据其说斥之，后凡郑氏诸经音同。又案：《正义》引康成《书赞》及《书论》云郑玄避序名，故谓之赞。据此，则《书赞》即《尚书注》之序，非别一书也。其《书论》亦当在书注九篇之中。观《易经注》有《易赞》、《易论》可知体例略同，《经义考》别出著录，失之。又案：侯康书载有《尚书义问》三卷，郑康成及晋王肃、孔晁撰。朴谓侯氏载此，非是。王肃、孔晁，一为魏人，一为晋人，安得以魏晋之人攬入后汉之志。朴意此书必系孔晁采集郑、王二家之注，参以己见，故王钦若《册府元龟》云晁为五经博士，撰《尚书义问》三卷，以此书专属之晁即其确证。

曾《志》还对《隋志》、《唐志》、侯《志》中对东汉书籍归类不当者，经分析予以该隶。如曾氏谓郗萌《春秋灾异》、《秦灾异》皆占候之书，诸书所引，统称郗萌占可证也。《隋志》入《春秋灾异》于纬候，入《秦灾异》于五行。兹均隶之五行家。又如冯颢《刺奢说》，侯《志》入儒家，曾氏认为冯颢修黄老，其书乃道家清净之旨也，遂改隶道家。

梁启超极为称道曾氏的考证，他说：“曾氏各书考证独到之见甚多，或为姚所不逮。”<sup>①</sup>

综上所述可得：五家补志之作中，以姚《志》考证最为精密且合目录体要，曾《志》其体例有意仿古《七录》，谨饬有法，而博搜精考，亦不及姚《志》，钱《志》最为简略，侯《志》、顾《志》偏重于材料的辑录，有失目录体要之弊。

<sup>①</sup> 梁启超《图书大辞典·簿录部·官录及史志》，《饮冰室合集》专集第87，中华书局，1989年，第9页。

## 五 五家补志的学术价值

正史艺文志通过记录藏书及著述来反映一代学术文化成果,比较而言,专记一代著述的艺文志更能直接明了地反映某一时代的学术文化。如果对历代正史艺文志和补正史艺文志中的某类图书作纵向考察,就能考见学术的沿革、流变和盛衰。<sup>①</sup>正史艺文志补撰者在补志过程中大都能本着因书设类的原则,对文献进行部次条别。李永忠说:“通过对补正史艺文志类例的分析,特别是采用文献统计分析法就可以窥见某一学科的沿革情况,可以把握一代甚至整个中国古代学风的演变,一代学术的地域分布、学海派分渊汇等情况。总之,一个个补正史艺文志都可以视为言简意赅的学术史纲。”<sup>②</sup>

五家补后汉艺文志或广辑群书,补前志之缺,或细核史料,纠前志之失,用力甚多,为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便捷的途径。五家补志的学术价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 填补《后汉书》无艺文志之空白,反映后汉图书的繁盛。

五家补后汉艺文志填补了后汉一代无艺文之憾,对后汉一代著述进行了专门著录。姚《志》收书最多,共收录图书1109部,2900余卷,又2200余篇。五家补后汉艺文志基本上反映了后汉一代著述之盛,体现了后汉乃至两汉时期各种学术的流别原委及典籍著录,是东汉一代学术文化的缩影。

### (二) 反映后汉文化发展状况

五家补志所收录的这些图书涉及后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历法、医学、方术、宗教等各个方面,反映了东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对这些图书的了解,可窥见后汉文化之繁盛。

1. 反映了东汉时期天文历算的发展。古代历法学的进步,一方面是农业生产

<sup>①</sup> 沈宝顺《补正史艺文志研究》,《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刊》(季刊),1991年第3期。

<sup>②</sup> 李永忠《正史艺文志补撰初探》,《文献》,1996年第2期。

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坚信人的行为必须与自然界的阴阳变化紧密相符。<sup>①</sup>基于此,天文历算知识在汉代朝野知识分子中间十分普及。东汉时,由于讖纬之学的兴盛,这一普及性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取得了卓越成就,天文历算知识渗透于汉代的每一个学术门类,成为汉代学术的一个显著特征。

姚《志》子部设天文家、历算家。天文家著录张衡《浑天仪》一卷、张衡《灵宪》一卷等,总计13家16部著作。历算家著录刘洪《乾象历》、郑玄《乾象历注》等28部著作。侯《志》子部亦设天文、历算类。顾《志》史部设历象类。曾《志》数术志设天文、历算类。这些图书的著录从侧面反映了东汉时期天文历算学的卓越成就。

2. 反映了东汉时期数术之学的发达。汉代的数术之学,与商、周和后世都有所不同,它的宗教鬼神信仰的成分很少,鬼神的观念非常淡薄。它主要建立在阴阳五行思想的基础上。数术活动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大至朝廷事务,小至百姓的日常生活,都常参考以数术,或用它帮助决断。术数学本身是当时学术的一个重要领域,它对其他学术领域也有极其深刻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不了解汉代的数术,就不能真正理解汉代的学术<sup>②</sup>。有关数术学的书籍,《隋志》以后的正史《艺文志》都归于“五行”类。五志中,侯《志》子部设五行类,曾《志》数术志亦设五行类。姚《志》子部五行家著录图书28部,收录郑萌《秦灾异》一卷、许峻《易灾条》二卷、《易要诀》三卷等。

3. 反映东汉佛教的发展情况。西汉末东汉初,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佛教传入后,即有译经之说,如世传摩腾译《四十二章经》。桓、灵之时,随着印度与西域僧人陆续来华,佛经传译日益兴盛,先后出现了安清、支谶、竺佛朔、安玄、严佛调等早期著名译经家,世高为其卓者。东汉佛教传播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早期义学传播,以经典传译为主。而东汉一代,传译方兴,数量相对较少,且集中于桓、灵以后。<sup>③</sup>顾《志》子部设置佛书一类,姚《志》于四部之后附佛经类,姚《志》佛经类分为翻译之属和抄录撰著之属,总计收录295部,其中翻译之属多达292部。曾《志》单设道佛一志,收录佛经47部,卷数可考者344卷。佛经的著录充分反映了佛教在

① 王铁《汉代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21页。

② 参王铁《汉代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53—54页。

③ 参刘红梅《东汉佛教传播特点探析》,《合肥学院学报》,2008年7月,第25卷第4期。

东汉的传播特点及情况，丰富了文献宝库的内容。正如曾朴所说：“是中国之有佛经，亦自后汉始，志之以昭世变也。”

4. 反映了道教的产生及发展情况。道教产生于东汉中后期，东汉中后期天灾人祸频仍，诱发人们除病消灾的欲望，这是道教产生的直接诱因。而道教自身有效的道功医术，又是道教产生的内在因素。在两者相结合的情况下，道教便应运而生。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道教的发展情况看，刚产生时比较简单，粗糙，只是在民间流传。主要有东汉末年张陵创立“五斗米道”和以张角为首的“太平道”。<sup>①</sup>姚《志》收录道书凡8家23部。曾《志》收录道书7部。

### （三）反映后汉学术发展状况

1. 在经学方面。从西汉末期，今文经学向谶纬化发展，到了东汉，经学与谶纬的合流使今文经学进一步神学化。统治阶级对谶纬的兴起推波助澜，大力提倡，以维护其封建统治，今文经学由于与谶纬合流日益走向腐朽，终被西汉末期出现的古文经学所压倒。但是，不管经学内部不同的流派如何争斗，经学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的官方学术的地位没有改变，因此，经学在古籍目录分类法中的地位也没有变，儒家经典仍然列于图书分类法的首位。<sup>②</sup>五《志》中经部无一例外的收书最多，钱《志》207部，侯《志》203部，姚《志》247部，曾《志》211部。

2. 在谶纬之学方面，东汉一朝发展极盛。丁鼎先生指出：“谶纬是兴盛于两汉时期的一股重要社会思潮，它是两汉时期经学的一个变种，是儒家经学与汉代神学迷信相结合而孕育出来的一个学术怪胎。所谓“谶”本是指一种预言社会人事未来发展走向的神秘的语言文字或物象，源出于巫覡方士。所谓“纬”是与“经”相对而言，是两汉时期一些方士化的儒生和儒学化的方士假托孔子或黄帝、尧、舜、禹等神圣人物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灾异符命等神学迷信观点对儒家经典进行解释和阐发的著作。纬的主要特点是将儒家经典神秘化，将儒家思想宗教化。出于经学神学化的需要，出于神化现实统治者的需要，出于神化纬书自己本身的

① 参陈静秋《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盐城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

② 参高路明《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8页。

需要，纬书吸纳和编造了大量的“讖言”，致使讖言成了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讖纬于西汉末年兴起后，至东汉便盛极一时，对当时的学术思想和政治观念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sup>①</sup>王铁在《汉代学术史》一书中说：“光武靠图讖起家，所以对图讖极其重视，光武议定制度以图讖为准绳，此后便成为东汉一代的风气。”<sup>②</sup>通过五家补志类目的设置及著述的收录也可窥见后汉讖纬之学的发达。钱《志》经部设谶纬类，侯《志》经部设讖纬类，姚《志》经部设讖纬类，曾《志》六艺志设纬候类，顾《志》在经学师承后又设讖纬一类，专记讖纬之书，充分反映了后汉时期讖纬之学的盛行，反映了后汉学术的发展特点。

3. 在诸子学方面，从五家补志类目的设置可窥见其发展概貌。儒家由于立于独尊，其地位不可动摇，农家也因中国封建社会以农为立国之本，在东汉也备受重视。法、道二家也因统治阶级将其与儒家结合作为治国之道而得到进一步发展。相反，像名、墨、纵横、阴阳家等发展日渐式微。五《志》中，除曾《志》空张类目，实无其书外，其余四家均未著录，从中可见一斑。

4. 在史学发展方面。在《汉书·艺文志》中，历史书籍没有独立成类，主要附于《六艺略》春秋之后，后世学者认为主要是当时史书数量不多，不足以独立成类。东汉时期，史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可从五家史部类目设置及收书数量上看出。史部类目，钱《志》分为3类，侯《志》分11类，顾《志》分10类，姚《志》分15类，曾《志》分为五类。正如姚振宗所言：“门类以书之有无为断，史部之载记、史钞、史评等类目，皆为后起之目，而东都人士实有其书。”<sup>③</sup>从中可见后汉史学书籍之多。

5. 在文学发展方面。东汉时期已经开始出现文章的概念，曾朴曰：“《七略》有诗赋略，《汉志》因之，分为四类，皆不记杂文。后汉重文，文士往往自哀所著，凡诗赋、杂文合为一帙，已开后代别集之端，故《隋志》曰：别集，东京所创也。”<sup>④</sup>文章与学术著作主要是与经学的区分愈来愈显著。《后汉书》于《儒林传》之外又首创《文苑传》，也反映了文学与儒学有了区别，同时说明文学开始有

① 丁鼎，薛立芳《试论“讖”与“纬”的区别——兼与钟肇鹏先生商榷》，《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33卷第2期。

② 王铁《汉代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228页。

③ 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叙录，《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305页。

④ 曾朴《补后汉艺文志并考》叙录，《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2449页。

了独立的地位。<sup>①</sup>姚《志》集部分为楚辞、文史、别集、总集四类，收书 118 部。

东汉时期，经学流派的演变，史学、文学的发展，使得当时的书籍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有了显著的增加。五家补志之作，尤其是姚《志》，他们的分类和收录的图书客观的反映了当时图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也反映了当时学术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

<sup>①</sup> 参高路明《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第22页。

## 六 结论

通过对五家补后汉艺文志的综合考论，可以看出五家补志都做出了相当的成就，基本上重现了后汉的学术概貌，反映了后汉后汉学术和文化的发展概貌。由于各家学识不一，其《志》也有韶武之别。综合来看，姚《志》收罗周至，旁征博引，考证精详，类例完善、著录明晰，为五家续补《后汉志》之冠。其次是曾《志》，以其分类独特、考证精良在诸志中占据一席之地。其余三家均为补苴未完之作，钱《志》尤为草率，在类目设置、时间断限上舛误甚多，但毕竟有开创之功。侯《志》、顾《志》辑考体提要偏重辑佚，亦有考证不得体要之失。正如梁启超所说：“创始艰辛推钱、侯，蒐录瞻核推姚、曾，而姚尤美备矣。”<sup>①</sup>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尽管五家补志水平高下不一，但都是用心之作，都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后汉乃至两汉的典籍流传、学术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又各具千秋，是不能互相替代的。

---

① 梁启超《图书人辞典·簿录之部·官录及史志》，《饮冰室合集》专集第87，中华书局，1989年，第9页。

## 参考文献

### 一 著作:

- [1] 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 二十五史补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 年.
- [2] 梁启超. 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官录及史志 饮冰室合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年.
- [3] 日本. 长泽规矩也. 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
- [4] 来新夏. 清代目录提要[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年.
- [5] 申畅. 中国目录学家传略[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 [6] 郑伟章. 文献家通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年.
- [7] 赵尔巽等. 清史稿[M]. 中华书局标点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年.
- [8] 王欣夫. 文献学讲义[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年.
- [9] 姚名达. 中国目录学史[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年.
- [10] 吴枫. 中国古典文献学[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5 年.
- [11] 王重民. 中国目录学史论丛[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年.
- [12] 二十四史人名索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年.
- [13] 支伟成. 清代朴学大师列传[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8 年.
- [14] 王铁. 汉代学术史[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 [15] 孙筱. 两汉经学与社会[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
- [16] 清. 邵晋涵. 南江书录[M]. 聚学轩丛书本 光绪贵池刘氏刻本.
- [17] 吴怀祺.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M]. 合肥: 黄山书社, 2002 年.
- [18] 白寿彝. 中国史学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 [19] 清. 钱泰吉. 甘泉乡人稿(埶馀稿·年谱)[M]. 台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1973 年.
- [20] 清代碑传全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 [21] 高路明. 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
- [22] 徐复观. 两汉思想史[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 [23] 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
- [24]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

社, 1998年.

- [25] 清. 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 四部精要第10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
- [26] 陶存煦. 清姚海槎先生振宗年谱[M]. 台湾: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
- [27] 唐. 刘知几撰, 黄寿成校点. 史通[M]. 新世纪万有文库.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年.

## 二 期刊论文:

- [1] 韩继章. 正史艺文志补注考略[J]. 图书馆. 1983年第3期.
- [2] 沈宝顺. 补正史艺文志研究[J]. 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刊(季刊). 1991年第3期.
- [3] 谢芦青 吴鹏程. 补史艺文志述略[J]. 黑龙江图书馆. 1989年第6期.
- [4] 曹书杰. 清代补史艺文志述评[J]. 史学史研究. 1996年第2期.
- [5] 叶树声. 论清儒编修史志目录[J].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 2005年第2期.
- [6] 王承略. 正史艺文志及补志浅谈[J].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 1992年第3期.
- [7] 王余光. 清以来史志书目补辑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 2002年第3期.
- [8] 李永忠. 正史艺文志补撰初探[J]. 文献. 1996年第2期.
- [9] 辛平. 补正史艺文志揭示文献的方法[J]. 图书与情报. 2004年第4期.
- [10] 伍媛媛. 补史艺文志的分类特点[J]. 图书情报工作. 2008年第4期.
- [11] 伍媛媛. 试论《〈隋书经籍志〉考证》中的“类中分类”[J].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 2008年第4期.
- [12] 张勤东. 东汉时期灾异思想的兴盛及对当时社会的影响[J]. 安徽文学. 2009年第2期.
- [13] 田春来. 论语在汉代之地位考[J]. 江南大学学报. 2007年第4期.
- [14] 刘洪全. 姚振宗与《隋书·经籍志考证》[J]. 内蒙古师大学报. 1983年.
- [15] 刘红梅. 东汉佛教传播特点探析[J]. 合肥学院学报. 2008年7月第25卷第4期.
- [16] 陈静秋. 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J]. 盐城师专学报. 1997年第1期.
- [17] 许司东. 补《晋书》艺文志五家优劣论[J]. 山东图书馆季刊. 1996年第2期.
- [18] 张艳丽, 范红霞. 清代三家补元史艺文志探析[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05年第4期.
- [19] 丁鼎, 薛立芳. 试论“讖”与“纬”的区别—兼与钟肇鹏先生商榷[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第33卷第2期.

## 致 谢

本论文从选题、构思、拟定提纲到资料搜集和写作的整个过程，无不渗透着各位老师和同学的指导和帮助。

感谢我的导师王承略先生，从论文的选题到资料的搜集，从论文的框架结构到语言行文的润色斟酌，以至反复修改，最后定稿，都渗透着先生的诸多心血。三年来，先生在学习上对我指导督促、循循善诱，使我粗识治学门径；生活上对我关怀备至，使我得以顺利完成学业。在此，向先生表示深深的谢意，我会在以后的人生路上更加勤奋努力，以不负先生的教诲。

感谢文史哲研究院的刘晓东先生、刘心明先生、杜泽逊先生在论文开题报告时给予的宝贵指导意见，同时感谢张雷老师在我求学路上的谆谆教诲。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感谢他们对我的默默支持和无私的帮助，有他们的关心和支持，我才得以顺利学成学业。

刘克东

2009年4月